

歷史老俠
長篇小說

江湖廿四俠

姜容樵
題



姜容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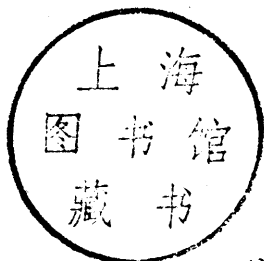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2 4648B

武俠繪圖
歷史
江湖廿四俠

第八集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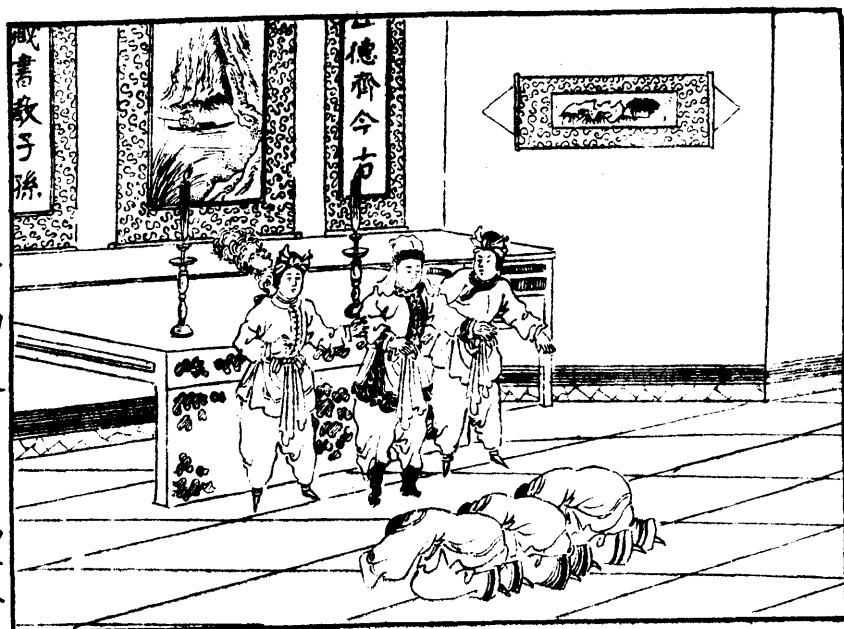
- | | | |
|-------|----------|----------|
| 第七十三回 | 三弱女連環拜三師 | 二健兒合力打二獸 |
| 第七十四回 | 寡婦孤兒迭遭大故 | 強兄健弟併立奇功 |
| 第七十五回 | 黑毛熊牝牡同隕命 | 白面郎兄弟慶重生 |
| 第七十六回 | 尋惡獸中道遇仇人 | 訴冤情半途逢俠士 |
| 第七十七回 | 當場破敵共釋前仇 | 携手入都同謀異舉 |
| 第七十八回 | 搜飯店嚇詐綢緞商 | 探宮闈戲盜珊瑚樹 |
| 第七十九回 | 百尺樓二童遇二叟 | 九頭鳥一彈換一刀 |
| 第八十回 | 周秀文高陞店訪仇 | 邱大福百順齋結怨 |



江湖廿四俠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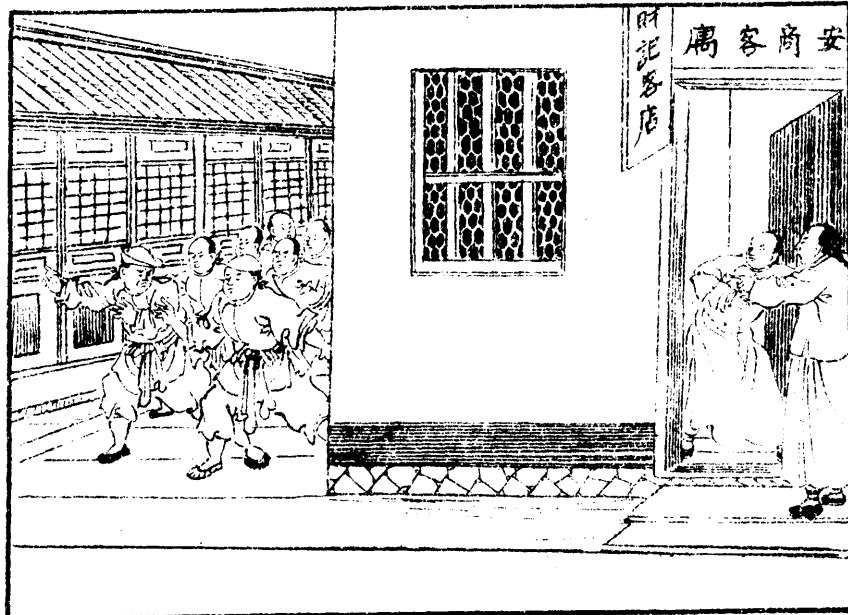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七十三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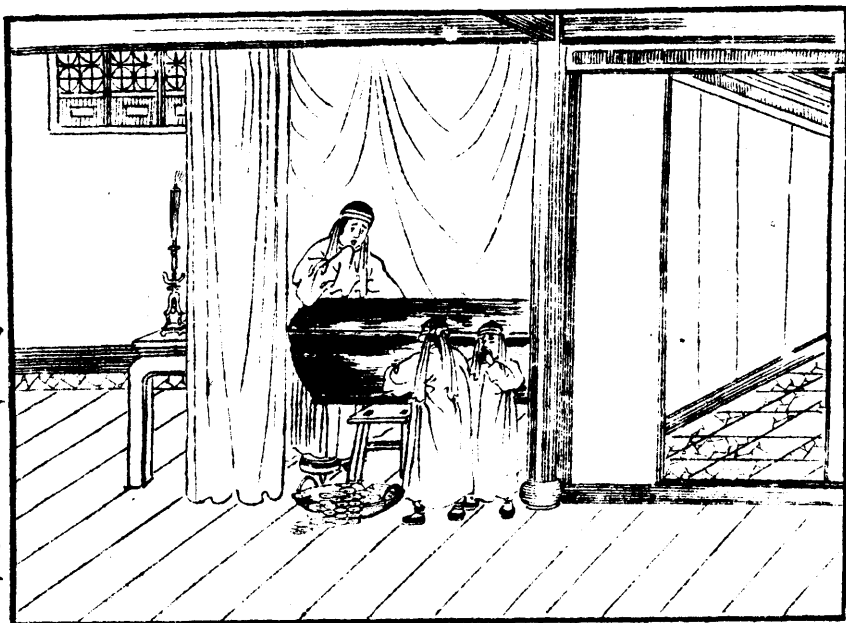
鳥跋繪





江湖廿四俠

第七十四回圖



烏跛繪

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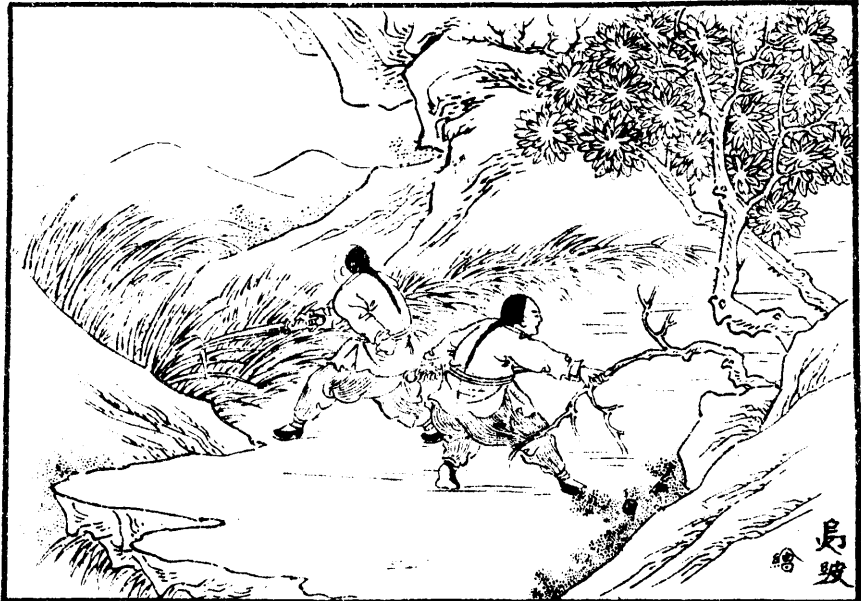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七十四回圖



烏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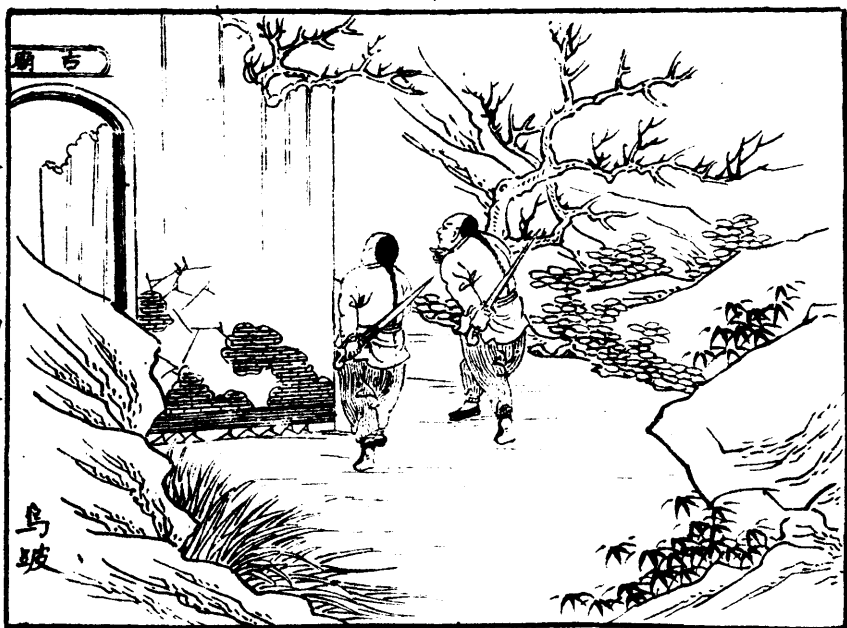
烏波繪

烏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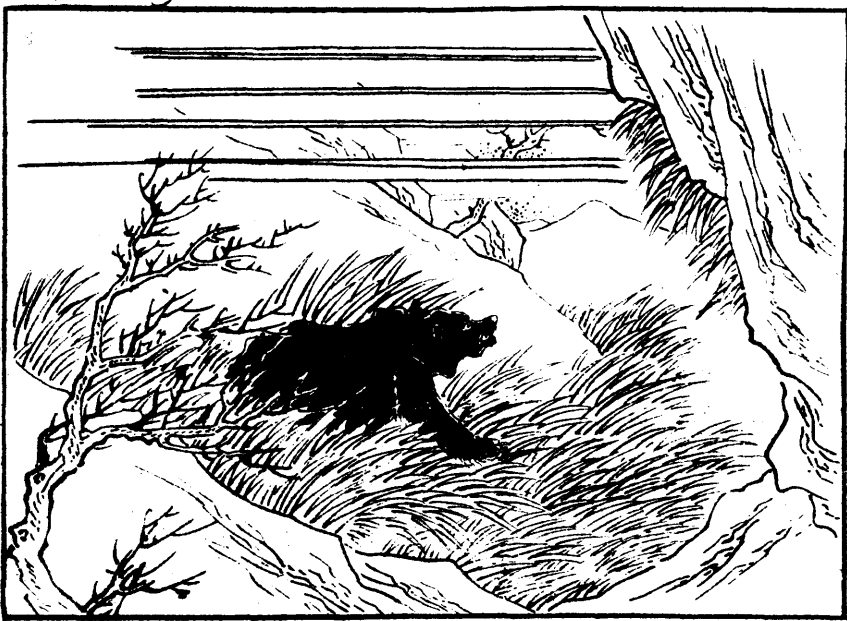
繪

江湖廿四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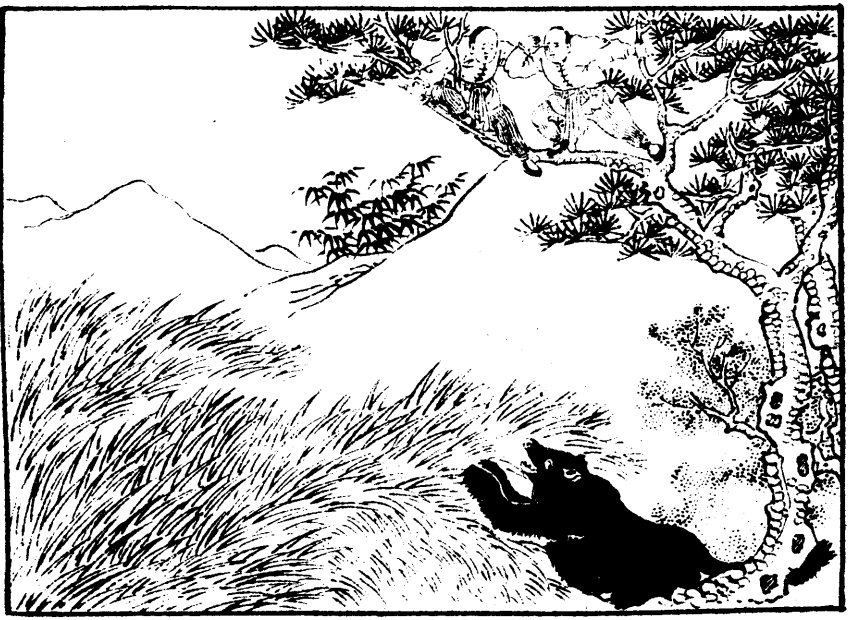
第七十五回圖



烏坡



烏坡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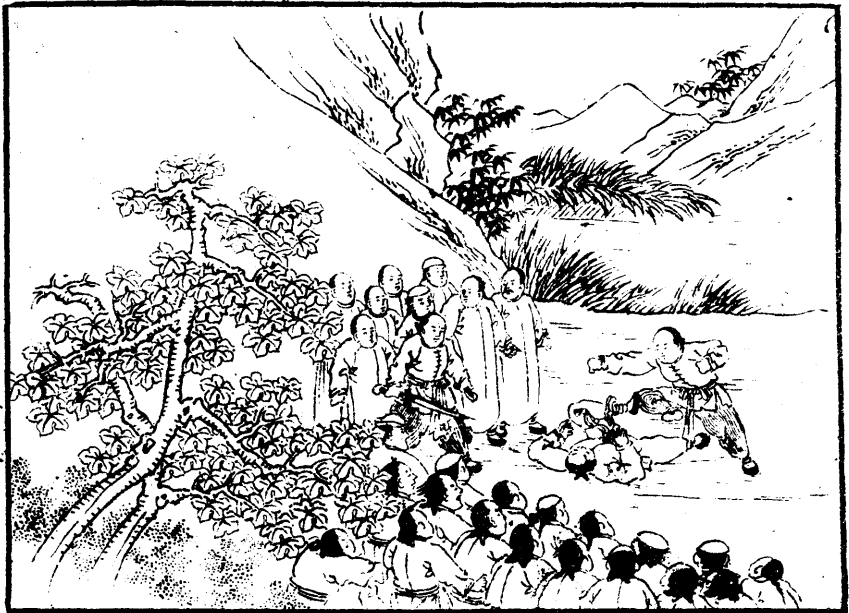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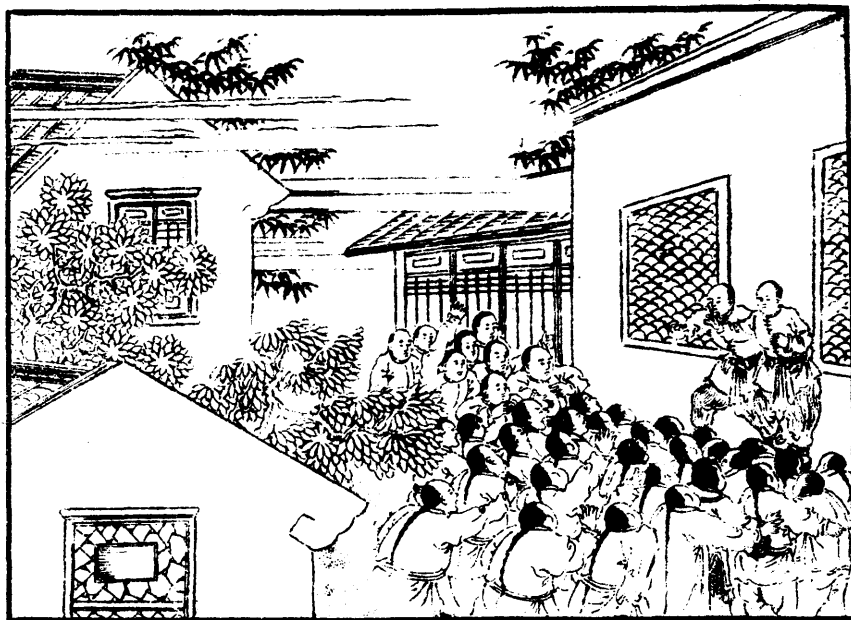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七十六回圖



烏跖繪





江湖廿四俠

第七十七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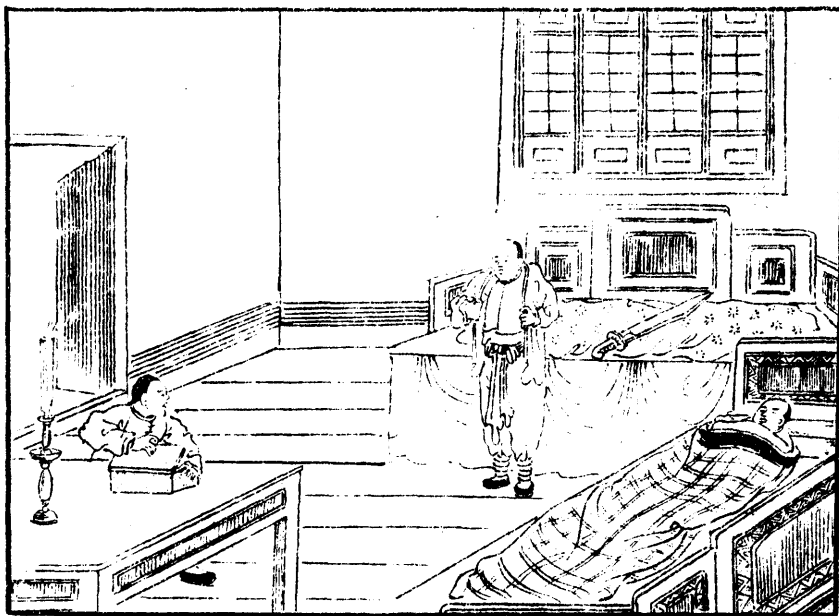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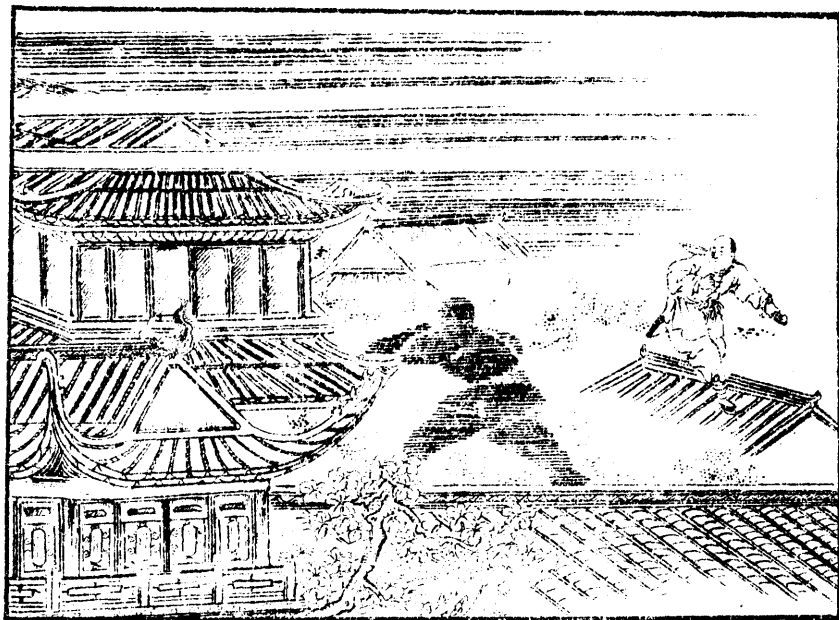
烏駝繪



烏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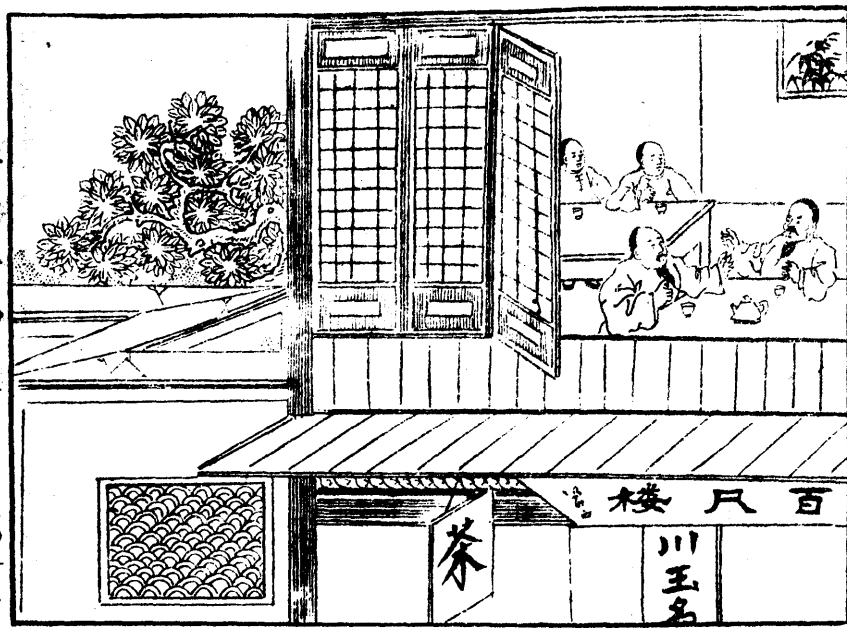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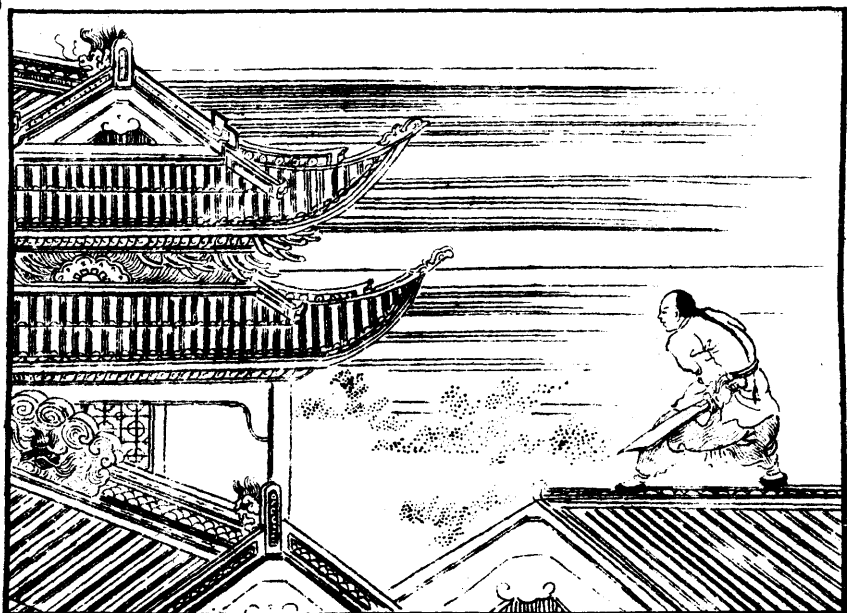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七十九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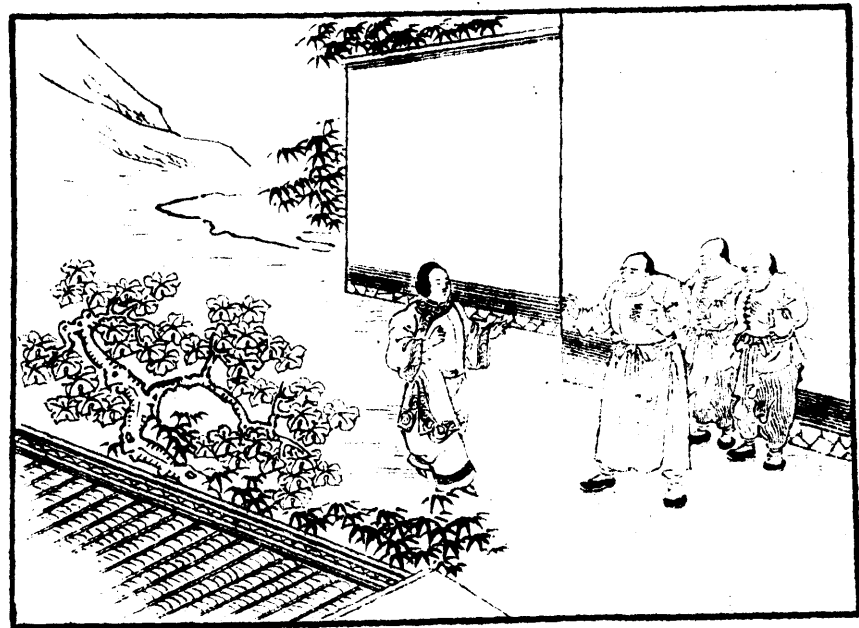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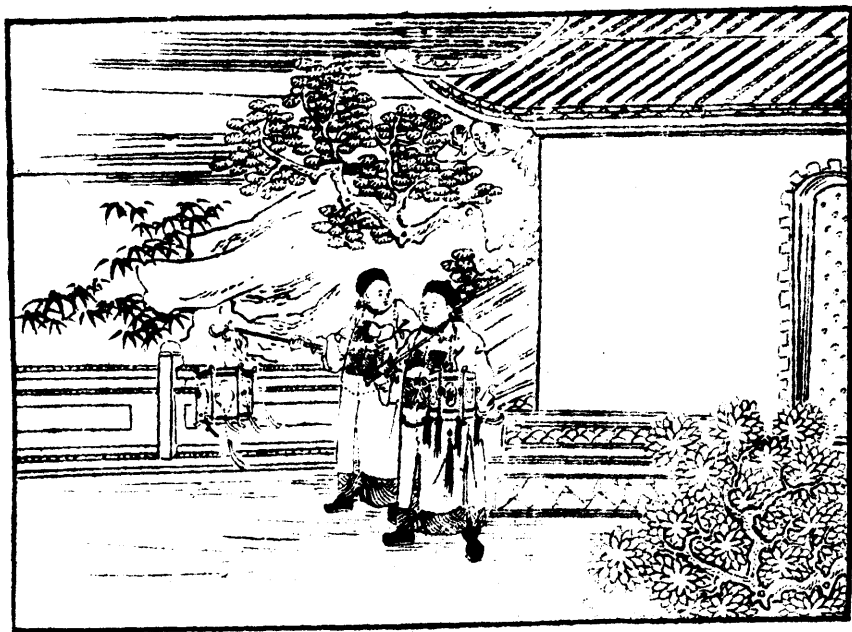


鳥跛繪



江湖廿四俠

第七十九回圖



烏跋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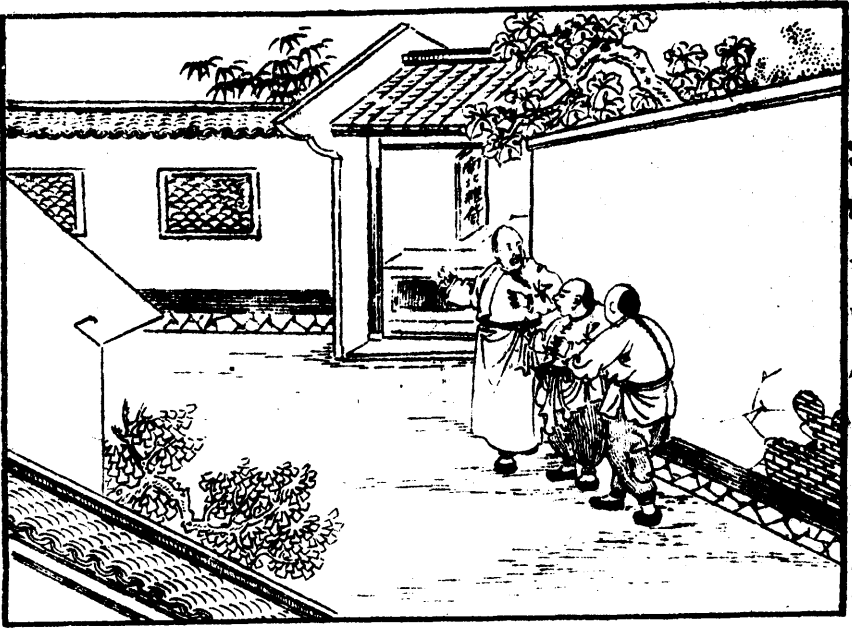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八十四圖



高陞繪

江湖廿四俠 第八十四回圖



烏疏繪

江湖廿四俠 第八集

譙北楊塵因撰

長沙張冥飛批
古董姜俠魂評

第七十三回

三弱女連環拜三師 二健兒合力打二獸

話說一日天氣和朗。印其昌夫婦。特備多種精美酒菜。首推黃岫雲顧緝二人居上席。餘者均列次座。黃顧而列上賓。究屬何意。閱者應試一猜。印其昌夫婦及愛女瑞芬。皆列末席次座。黃岫雲的心情。本最急燥。比時他實在忍耐不住。便向印其昌詢問那請求之故。李自芳便不待印作聲。直向大眾說道。今天可派着俺代說了。想印爺的祖老太爺。本是尙武好俠的義士。自他老人家過世後。印爺的父親。體質文弱。遂廢止武工。專心讀書求學。中年見讀書無用。混不飽肚皮。吾儕閱之。應作長嘆斯文的地。竟如是乎。作者當亦別有感慨也。復又營商。今印爺他也是半儒半賈。但是他天性俠義。時以不知武爲憾。前俺過此。也是萍水相逢。咱倆一見如故。就是他死活也不放俺走開了。加着近年。他又迭受惡人欺侮。現與柳昭武鬧出這場惡劇。幸喜

他的人緣不錯。賴鄉村鄰舍。與諸位的鼎力幫助。總算得未喫人虧。如今非但印爺自恨不武。他說時。兩眼祇覷定印瑞芬笑道。就是這位小世妹。他也深恨本身。太文弱了。今天印爺並無別故。因他仰慕黃顧二位世姐的本領。意想拜二位爲師。早要托俺引荐。此事。諒二位當不會推辭的。黃顧二人聽着。互相謙辭。不敢承受。印其昌夫婦。便很命的要求。卽瑞芬一時急得起坐不甯。急望當時擺設香案。對行師生大禮。方纔稱心。彼此推讓了許久。最後鄒雷方農二人。見這樁事。不得下臺。便攔着向李自芳說道。咱們陪客來說一句罷。印其昌李自芳二人。那同聲笑道。這更好了。鄒雷接說道。論理這樁事。咧。乃是極好的美事。印爺賢父女。誠心要求。咱們都急應同聲援助。但是這其間。有幾句話兒。應當說明的。一是一人拜多人爲師。本有此例。但是同時一師收二弟子的很多。一人拜二師的。却不會見。因此黃顧二位世姊。纔互相推讓。最後必至彼此皆不承受。反鬧得三方面都不高興。李自芳點頭道。這話鄒兄說得很有至理。印其昌也接說道。鄒兄的尊意。却以爲如何呀。鄒雷便不作聲。兩眼祇向方農看着。方農也明知

他表弟。要他接做下文。要知上文易做而下文難做。蓋上文皆虛談。下文乃事實也。雖如鄒之勇直純真。猶知取輕避重之訣。足徵歷世少深人。自圓滑矣。便不拒辭說。道。既承印爺惠愛。咱們都是一家人。俺也不會客氣。令媛既想學武藝。必須拜個真能教授的爲師。方能得他實力。如黃世姐他是東西南北走慣的人。卽如目前。他就得北上尋祖老太爺的。要他常住尊府。恐非所能。若說令媛隨他奔走。就是賢父女心甘情願。他已借領一個郭女士。倘再增加。也很感不便。若說祇圖空名。那於令媛。又有什麼利益咧。依俺的愚見。最好願世姐。能久居尊府。那是再好也沒有了。顧緝聽說。剛纔開口接說。方農忙止着說道。世姐不必性急。俺尙不會說完咧。李自芳接說道。請你快說罷。方農仍接前說道。俺就說的是願世姐。今不怕他見怪。俺那老師。平日最愛這位世姐。向不放他出大門一步。此番若俺師爺。早已回府。世姐恐還不能來的。就如現在說罷。倘俺師爺回府。必定大發雷霆。要派二位世兄出來尋找。說不定他老人家也得出來追一踰。再說世姐罷。他既然出來。必定不慣在府靜處。如今再要他靜處。又怕他不易辦到的。印其昌躊躇說道。這也確實困難。復兩眼覷定鄧元姑道。未知鄧世姐如何。

咧。鄧元姑頓時發急道。此事萬難遵命。俺今已奉曼因老師太密命。就得北上尋找黃爺。並就須卽返碧雲菴復命的。况家祖母膝下。也勢難久離。這事方師兄也受得同等之命。俺決不敢說一字虛言。方農點頭道。這確是真情。大概咱們這夥人。恐都不能久留此地。然則邱氏父子已是空望一場。早知如此。不若不談。今既如是。吾等爲印氏父女設想。應當如何。下台耶。俺看實能獲利。還是請李兄分勞。成全令媛的武藝。這事……李自芳也不待方農說完。祇連搖頭帶擺手笑道。不瞞諸位說罷。俺早愧做過三個月的老師了。一因俺年歲太輕。教授上。很有許多不便。一因俺也是急想遠走的人。他說時。遍望鄒雷董玉寶方農等。掃了一眼說道。不然諸位也跑不了的。正因恐有同樣的困難。所以纔請到三位啦。未必祇因於此。恐怕尚有別情在其內也。然則又因何故。閱者試再掩卷一猜其事。方農等聽說。都連連搖頭。各連說幾個難字。印其昌夫婦。此時也很覺掃興。忽的印瑞芬起身說道。諸位老世長且莫見罪。瑞芬求武之心已決。若非因父母在堂。不敢違侍遠走。明知諸位老師長有種種困難。但是瑞芬也是萬不得已之請。今既如此。瑞芬現以改變希望了。今決不急在一時。倘有能願賜教。不棄菲材的。瑞芬就尊他爲師。三年五載。

不能親授。瑞芬還能專等的。好在李師曾經賜教三箇月了。瑞芬就專自溫習。再待他日師來。繼續賜教。如此當不妨碍行動了。倘再不容。那是瑞芬無此福命。祇好侍奉父母百年之後。俺就浪走天涯。單行獨闖。不幸再遇危險之事。那時無法對付。也祇得聽人副殺。甘心瞑目了。他說到此時。兩行眼淚。如洒珠般飛滾而落。印其昌夫婦。見他愛女這般傷感。也都不禁的老淚潸潸。一時黃岫雲大爲感動。頓時站起身來。卽止住印瑞芬。莫要傷感。接向衆道。諸位不必躊躇。俺已想了個最好的辦法。印世妹既然抱此決心。很覺可敬。似這等美材。咱們都應該提拔的。俺今也不必客套了。最好不必再拘什麼形跡。如郭瓊妹對俺。乃是姊妹稱呼。如印爺真不放心。就拜咱們……他說到此時。轉向顧鄧二人。看了兩眼。卽忙接說道。就說拜咱們三人爲師。若說到教授。鄧世妹他既奉命北行。勢難耽擱。俺又必須尋見祖父一遭。此事祇算俺求老表姑罷。請耐心在此多留一會兒。北京如無大事。俺至一月。就趕回來。倘有大變。俺遲至三個月。也須趕着回來。決不累表姑久候。將來諸位。如能代教印瑞芬者。俺固心感。否則由俺一人

擔任也無妨礙的。再說一句痛快話罷。真表姑與鄧世姐都不願擔負師生名義。那印瑞芬就算是俺傻大姐的徒弟也可以的。

傻大姐豈有真傻歟。其周身筋骨確無異於鐵打銅錘。但怕激刺然亦最易受人激動。即如此舉彼初意既拒印其

昌之求復又願從人之請且獨身願爲人師不避同儕忌嫌豈真傻歟

大衆聽說印氏夫婦母女聽着

當然喜出望外。餘如鄒雷董玉寶方農李自芳四人都都拍掌歡騰道。黃世姐這番話

極說得痛快。又同聲向印氏夫婦說道。不必多說。就請令媛一同拜他三人爲師罷。願

細鄧元姑二人本極不願。但被印瑞芬那番傷感。又經黃岫雲這番舉動。誰也不便再

說推辭的言語了。

世間最凶狠者厥惟感情刀斧水火美人黃金豺狼虎豹高官厚祿皆不足以動人惟感情動人最易固感惟可以利人亦可以誤人然瑞芬受惠不淺矣

印其昌

夫婦便在酒席未終時。都紛紛忙着燒香點燭。陳設禮堂。一時高興。就命印瑞芬重

整衣巾。給黃岫雲顧細鄧元姑等三師各行了八拜大禮。誰知此時乘火打劫。那小多

子忽又跳出座來。自說久有此心。所以當在班氏門中。曾特別叫醒黃岫雲。並送郭玉

瓊出險。以及最後請援等事。略說了一遍。今見印瑞芬這般舉動。他也要照樣施行。鄒

雷等見他確具有一番奇功。便也撮成其事。卽就印氏夫妻也從旁大敲邊鼓。黃岫雲

聽着。恐又將大發其悞脾氣矣。

便向郭玉瓊先看了幾眼。復向大眾說道：「這樣辦罷。」郭玉瓊也是個孤

苦伶仃女子。他這一身事業。全仗大眾提携。今他倆也都照印賢妹同行一色大禮罷。

如此他多兩位老師。非但武藝取巧得多。也多二位照應。况印盧二妹。既行此三份大

禮。不能使他獨簿的。郭玉瓊從旁得利。真是夢想所不及者。或其乃翁仁厚。應得之報也。如今他倆都照着印賢妹行禮吧。郭玉

瓊小多子二人。自高興非常。黃岫雲不待大眾說話。以及顧鄧二人。能否應允。便命郭

玉瓊小多子。同向顧湘鄧元姑之前。倒身各行了八拜大禮。印其昌夫婦。又向黃岫雲

顧湘鄧元姑等。並行了爲女敬師之禮。鄒雷李自芳等。照例又向黃等祝賀一番。郭玉

瓊等。又重向鄒李等。各敬四拜。此乃敬謝鄒李等介紹的意思。自此小多子。改名盧多

兒。當衆議定。與郭玉瓊二人。暫寄印府。偕同印瑞芬。各從顧湘學武。至久以三箇月爲

期。俟黃岫雲鄧元姑歸來。去留聚散。再作計較。大眾計劃已定。那一場樂聚。直鬧得酒

闌人醉而散。此一段結合可算告一段落矣。然對印瑞芬等觀察。乃是發軔之初。前途方興正未艾也。日後若等演出種種驚天動地之事業。皆自此始也。繇此又過了兩天。

大眾都要分道走去。那時鹿氏與顧湘等。也因走進了一步。分覺親密。閑談之際。鹿氏

便將想給愛女擇婿的隱情。那時鹿氏暗向顧縉等商酌。他的本意總想在鄒雷方農

董玉寶三人之中。他就心滿意足了。顧縉聽說。他早羞得說不出話來。因他自己尙是待字

確有難言之隱鄒元姑聽着。他也借故岔說別事。佯做不聞。蓋鄒與鄒雷本是一段佳話。而對董玉寶焉會

中亦隱有以身報德之意。祇有黃岫雲聽着。當做一樁正經事兒。然則黃岫雲又何嘗不與顧鄒相

今對此事當然更難置喙。確有同情。且彼與鄒雷之經過。雖不若鄒鄒比武之彰明。但局外人都極願撮合。彼與鄒雷之好事。雖如其祖黃

泰亦未嘗無此心。若是黃正應避不聞問。然黃竟當做正經事。欲代籌謀。或謂此即黃之僂也。吾則否認。此說蓋

類鄒避不聞問。乃知自身爲女兒黃。則並此而不自知。更何憶及。默想了一番。如董玉寶救鄒脫險。以

及鄒雷與鄒比武。最後拒婚而走諸事。他曾聽說過一番。便默忖鄒董二人。恐怕不易

應允。復想其間。祇有李自芳與方農二人。可以商量。但是李曾爲瑞芬之師。方農有無

他約。這都不是一時半刻。可以探聽明白的。默想既久。復向鹿氏說道。這確是一樁好

事。無論何人。咱們都很願呷這盃喜酒的。但是大衆都忙着要走。開各人應做的事兒。

也很喫緊。前程遠大。俺看還是遲一步再說。比較的好些。大概三四人之中。選擇一人

總不甚難的。僕大姐少說大話。吾看殊不容易也。鹿氏聽着。也就不再接談。這一段美滿良緣。祇好暫作一

件懸案。且聽下回分解了。接說光陰迅速。不覺已混過一句。黃岫雲領着郭玉瓊。暗訪那薛氏兄弟。那薛氏的居所。果然被他師弟二人尋着。誰知薛永忠兄弟。自得柳班二氏家破人亡的消息。就怕禍及己身。早已高飛遠走。不知蹤跡。黃郭師弟尋着他等居所。但見柴門深鎖。闌寂無人。黃岫雲偕同郭玉瓊二人。便掃興而返。復又尋找那車夫。始終不見他的影兒。各回印府。共同又聚議一番。黃岫雲方將郭玉瓊盧多兒。留住印府。隨同印瑞芬三人。暫從顧緝學武。顧緝並說明在前。無論黃岫雲與鄧元姑。如在三箇月以外。各不歸來。或無消息。他必棄置三女弟子。而獨身行動的。黃鄧二人。一一應允。復偕同方農。先往曹州府走去。鄒雷因黃鄧等先往曹州府。他不願再去尋找黃泰。但因時機活動。又不願再捨北歸南。遂獨身直向北京奔去。那時李自芳因印其昌的大仇已報。惡狗店的禍根已除。况顧緝現在印府。足以盡保護之責。且印瑞芬的責任。也付託有人。他也隨同董玉寶北往。或從曹州府經過。專誠拜謁飛天夜叉。與那位杜老英雄。也說不定的。再說大衆紛紛就道。不談黃岫雲與董玉寶等。分道進行。祇叙鄒

雷一人離開惡狗店。直向進京大道前進。曉行夜宿。恰好經過兗州府的屬地。這日薄暮。殘陽一抹。反映深林。那三五成羣的倦鳥。都唧喳唧喳的。直向林中飛去。晚烟如霧。籠罩林杪。越發覺得昏暗不明。那鄉野中農夫樵子。各人都荷鋤負薪。高唱着鄉歌兒。紛向林中走去。鄒雷身負着一個衣暗。包藏隨身利器。夥夾在人衆之中。奔向林中投宿。既入深林。見一帶平房。隱築在樹中。彷彿也是一座村鎮。周覽四圍。足有三四百戶民家。東西對峙。當中的一條街市。也很寬敞。商店如林。却不是座荒僻的村鎮。此時鄒雷因走了半日。肚腹中已餓得雷鳴。急忙尋得一所飯店。乃是三明兩暗的兩進草房。鄒雷也顧不得先看招牌。便埋頭直沖進去。但見高朋滿座。是沒有一箇空座兒。接見一年少店夥。笑迎向前道。對不住。今天實在沒有空座兒。你老請明天早些光臨吧。鄒雷見着。便老大不高興。掉臉走去。如此疊走過三家。都是這般拒客。

一村一鎮之飯店胡皆若是繁盛那其間必別有原

故吾深願速閱下文

眼見街市已將走盡。仍舊尋不着一個座兒。鄒雷便暗自詫異。復又想道。俺真蠢笨咧。天色已晚。橫豎俺要投宿的。何不找個客店。也可以喫飯的。何必再尋飯館兒。

咧。此雖是安身之一法奈何北地村鎮之間所有客店乃祇供客人住宿而不管伙食果然若是則鄒雷又大感恐慌矣

於是連着尋找客店。誰知客店也回

報客滿。鄒雷一時無法。祇好再問民家借宿。最後方尋得一所極小的客店。前堂後院。

共計祇有草屋兩間。然已早有兩個客人。佔了客房的床舖。店主因招攬顧客起見。便

將他自宿的床舖。讓給鄒雷。雖然房屋狹小。鄒雷因感店主的美意。却也很覺愉快。見

社會交際完全以感情爲重也今鄒雷見店主若是殷勤其享受未必較於平常優美而其精神則殊覺愉快即使少有不適之處然此時鄒雷受之已覺甘之如飴足徵人世之苦樂大半屬於感情也

當即腹

中飢餓。便草草的要了一份家常便飯。就狼吞虎咽起來。那時各家燈火業已通明。鄒

雷因日間奔走辛苦。也不願再出店門遊逛。便與店主問姓詢名。賚茗閒話。座中便問

到各店客滿的原故。那店主也就略說了一番。原來那處地名叫做趙家莊。也可算得

是南北往來的大道。那店主姓郁。名喚發源。這店名喚做財記客店。已經四代流傳了。

現因家運不佳。全家老小都死了乾淨。祇餘他一人。撐支這所客店過活。所以他看破

一切。便借此廣交朋友。如莊裏莊外的鄉民。或來往客商。倘有什麼金錢上的困難。若

尋着他。祇要他在有錢的時候。不管多少。他一肩兒。就可以擔過去的。因此全莊人民。

都稱他爲郁善人。

其爲善人而遭際竟如此慘酷。豈天道之無知耶抑善門之難開耶。無怪人多勇於作惡而不願爲善也。

若說各家飯館客店。賓客滿

堂。確因何故。乃因趙家莊附境。多是荒野之地。最近忽地發現兩箇猛獸。似熊非熊。似

虎非虎的。異常凶惡。白日藏於草深之所。黑夜便四往食人。四方牛馬猪犬。以及鷄鴨

等畜。被他搶食了。也不計其數。有時還冲進人家。老人小孩兒。被他抓去的。也不在少

數。因此往來行商旅客。冤死者更數不清。田野之間。時見人畜等遺骸殘骨。每到黃昏

之後。大家都重門深閉。大路上都斷絕行人。四方少遠的村民。或居戶不多的處所。都

擁進本莊。怕被那惡獸蹂躪。如那飯館客店的賓客。那都是四鄰避獸的難民。鄒雷聽

說接問道。地方既發現這等惡魔。應請官家派人捕拿。或由大衆協同除害。郁發源歎

道。官家那管得許多。有時派下四五个差役。詢問一會兒。就轉去了。咱們還得供給他

們吃呷。臨行還要籌送他等川資。若說地方人民。誰都怕得不敢出頭。那個敢向前拚

命咧。

地方發現此等惡魔。官家既不關心人民。又不努力養虎爲害。斯亦自釀之也。天下事每多如此。又何嘗是惡獸害人哉。

現又兩個少年。一名邱大福。一名

邱大壽。兄弟二人。由此經過。聽說此事。他倆自告奮勇。願給地方除害。大衆見他倆年

少力強。確是兩條好漢。因感他這一番好意。都勸他不必前往。誰知他倆不聽人言。奮身而去。今已走後三天。尙無蹤跡。不知他倆是藉故而逃。還是被惡魔害死。這就不可知了。他纔說畢。接聽街市上。一片喧嚷之聲。險些鬧得天翻地覆。鄒雷與郁發源都大喫一驚。急向門前探望。欲知街市上鬧出什麼。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惡獸食人。鄉村間乃恆有之事。獨怪官家不加关注。差役反藉此需索錢文。而薄視民間之生命。若是則官家與差役之惡。又甚於猛獸矣。烏乎。此又奚可得天理人情之平哉。作者寫此一段。蓋大有深意存也。

江湖廿四俠 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回 寡婦孤兒迭遭大故 強兄健弟併立奇功

話說鄒雷正與郁發源二人談那惡獸害人之事。忽聽街市上一片喧嚷聲。由南向北飛捲而來。紛紛爭說道。真利害。真利害。似這等凶狠。却是第一次看見的。又有人說道。這樁事兒應該如何辦咧。大家都應該想個辦法。又有人說道。俺看這樁事兒。還得查攷。到底是真是假。誰人親眼所見的呀。吾今閱此一段記事。早知若儕談惡獸也。並知其談惡獸而謂凶狠所謂第一次看見者。是指二獸乎。抑指邱氏兄弟乎。若係本文觀之。確閃灼未曾決定。吾料閱者眼光至銳。亦難指定誰屬。此正是作者狡猾處。有意鬧此玄虛。而使閱者神迷目炫也。你一言。他一語。彼此都嚷個不清。郁發源聽說。急掉臉向鄒雷說道。這就是嚷着那樁事兒。鄒雷也急問道。不知邱家哥兒倆。可戰勝嗎。郁發源被他這句話提醒。復默怔了一會兒。方

自言自語道。這却不會聽得明白。接又歎道。哎呀。倘他倆不能戰勝。那兩獸當然越加猖獗。平白的送却兩條好漢。咱們如何對得住他倆咧。若是措詞非存心忠厚者。不能道得隻字。市稱其為善人。信不誣矣。鄒兄。你可聽着他等討論辦法麼。打量是凶多吉少了。說時。他臉上早現出幾分悲慘神色。一時接說不出話來。鄒雷見他這般形狀。不禁的也覺有些傷感。轉臉反安慰郁發源。

道。郁老闖。俺看你倒是問個仔細再說吧。想邱氏哥兒倆。既敢各自告奮勇。當然總有幾分能僚。况他倆這番美意。吉人自有天相。方纔俺看那夥人衆。雖然喧嚷得天翻地覆。却都是眉飛色舞的。並不見得憂慮焦急。大概他倆已戰勝了。否則大眾驚慌恐怖。尙來不及。誰敢那般大聲喧嚷咧。此全是一種心理之揣測。然亦半由風塵中閱歷得來者。昔賢云十年遊歷強於十年讀書。故郁發源老守一隅之地。雖年齡較長。而見理精密深刻深。遜鄒雷一籌也。郁發源聽說却很覺有理。但因他平日孤陋寡聞。終覺有些猜疑難決道。

人世間。果真有這大本領的好漢嗎。倘如你說。他倆必是天神轉世了。鄒兄。你請少待一會兒。俺倒要去探問個明白。他說罷。甩開兩條枯枝般腿幹兒。飛也似的向門外奔去。不多一刻。祇聽一片狂笑聲。直從門外沖進。鄒雷急向前去。忽見郁發源如瘋了一般。拍手打掌的。笑跳進門。劈面撞着鄒雷。急忙豎起兩個大拇指兒。連聲贊美道。果然是兩條好漢。……果然是兩條好漢。……復又向着鄒雷。獨伸一個大拇指道。鄒兄。你也算得是活神仙了。鄒雷見他這般狂喜。便自覺安心。轉問他探詢的原故。郁發源這纔向自己臥榻之上。橫躺上來。接着喘了兩口氣。方從頭至尾。略說了一番。記者今不

憚繁瑣。先將邱氏兄弟的來路。交代明白。閱者諸位。可憶及孟家莊的酒保邱英麼。自從他結交黃泰梁玄通馬騰雲等衆之後。大受黃等所累。前書也曾叙明。迨黃等遠離孟家莊時。先囑邱英全家。同往曹州府去。黃泰等三人。並允給邱英代謀生計。那時莊廷鏞率子金人金傑。以及姪兒金奴。都與邱英夥住在一處。嗣見莊案漸不加緊。莊廷鏞也覺邱英的景况不佳。上有老母。下有妻兒。一切尙賴黃泰等協助。不願再偕同子姪。拖累邱英。故此他等遷居曹州府。合居不滿兩月。莊廷鏞就偕領子姪他去。誰知邱英他時運不佳。黃泰等雖曾分給他若干。可以勉強度日。無奈方纔住定。他母子夫妻人等。又次第大病起來。又久。邱莊氏因積勞成疾。便一病不起。延之半年之久。就溘然的長逝了。邱英本事母極孝。此次他的母親病死。他就哀感傷身。不時叫心痛。由此纔經過一個周年。他便拋妻別子。隨侍他的母親去了。事友以忠事母以孝處世而以肝胆照人且尙俠義平日於儒林求之已不易得况得於

茶房酒保中如邱英者何異鳳毛麟角苟使天道有知應若何加以拔擢而彼今之遭際一年以內喪母且及其本身使寡婦孤兒四無依傍烏乎天公待彼亦太慘酷矣或謂天欲福人必先加以磨折欲其子孫處世非此不足磨練成人今以彼之德陰于後世此亦是循環之報也

那時邱洪氏。迭遭重喪。領着兩個孤兒。飄流異地。真是四顧如

漆舉目無親。那黃泰等留給他的度日之資。奈何迭逢大故。已用去不少。况黃金乃是有盡之物。縱使留得成千成萬。也都有用盡的時期。今將他那副尋錢手折傷了。雖有大福大壽兄弟二人。無奈皆未成年。若要向他倆尋錢。尚不知須先費多少。賠墊下去。因此邱莊氏思來想去。若殉夫而死。却難撇下這兩個孤兒。若想忍痛撫孤。這枯寂生涯。尚不知混到何時。纔可稱心遂意。可巧邱英死去未久。黃泰也來到曹州府。歇息之後。便四方打聽邱英的所在。最後探得邱英母子皆死之訊。免不得也慟感一番。當即尋着邱洪氏寡婦孤兒。安慰既畢。就給他母子想了個根本辦法。此時黃泰寄宿在老友杜橫魯的寓所。當日便將邱英的爲人。以及他先代的家世。目前的慘狀。細說了一遍。杜橫魯他也是個血性男兒。猛聽了這番說話。他恨不能一手對邱英的後人扶起。方纔樂意。吾讀至此已迭浮三大白矣於是。不待黃泰發言。他先說須將邱洪氏母子接進寓所同居。一切衣食。概行由他供給。然後再看大福大壽的才幹若何。倘能習武。就命他麟鳳二子教授。若造就他兄弟倆。成爲治國平天下的宏才。豈不是一樁極快樂的事嗎。

大福

大壽兄弟今于山窮水盡而忽蒙杜橫魯解衣推食之助其間雖有黃泰爲助然杜不聞邱英平日之爲人亦必不若是痛快故邱氏兄弟所受之惠雖杜所施然亦天公重邱英之爲人而厚護其後裔也此冥冥之中又覺天理不爽矣杜橫魯對人若是豪爽無愧其爲一世之雄且無愧爲黃泰之老友雖然苟無黃泰之關係與夫邱英之忠厚對人杜亦未必若是豪爽也黃泰聽說大喜當時轉告邱

洪氏那邱洪氏因爲素昧平生不便前往打擾無奈黃泰竭力勸往並說這番意思乃出於杜老英雄的真忱不便拒却太過邱洪氏又向眼前的狀況確實爲難偷不從這條路走去就要大感生計的痛苦復又暗想道好在現有大福大壽兩兒他倆果有一人能爲父母爭氣還怕無報恩之日嗎他想到此處便毅然奉黃杜二老英雄之命遷入杜寓福壽兩兒又拜麟鳳兄弟爲師專心練習文學武藝邱洪氏埋頭撫養兩兒從不輕易向人說話黃泰這時也很重視他的爲人不時的送些散碎銀錢給他母子三人零用若以生計爲論彼母子三人之現狀似較邱英尙覺寬裕祇精神上少嫌痛而已然而此卽是邱英孝母忠友之報也光陰容易不覺已混過一年杜橫魯却事事留心注意很覺邱洪氏溫和賢淑又托黃泰通知就收納邱洪氏爲膝前義女此也是杜老英雄的一番苦心因爲邱洪氏雖在他家居住一年一因本身是個孀婦一因與杜府本無深交總然不便且事事不脫客氣故而他想出這進一步的辦

法。他夫婦二老已近鶴髮婆娑。就收他作爲義女。也承受得住。若爲邱洪氏設想。却也

可免除許多客氣了。

杜老英雄如此推愛亦可謂仁至義盡矣

復見福壽兄弟。頭角崢嶸。非常聰慧。雖同在垂髫

之年。却很知勤學。加以邱洪氏管束嚴厲。他倆學文習武。終日祇知埋頭用功。別事不
少顧及。不過三年。學業飛進。居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杜橫魯非常喜愛這兩個義
孫。日久。雖名托麟鳳兄弟爲師。實際上乃是杜老英雄親身教授。日征月邁。衣鉢傳真。
福壽兄弟。倒是杜老英雄的一脈嫡派了。他倆年纔入冠。已練就一身絕好武藝。杜橫
魯見他倆年少老誠。不時也放他在江湖之上。來往閱歷。一日。杜橫魯聽說余太元等
在淮海一帶。遍佈八卦邪教。專心與立門師弟。以及江湖俠義之士。暗鬥明爭。他心中
很覺不平。便派大福大壽二人。密往偵探真相。並順道前往清江浦。探訪天王老子朱
奇的蹤跡。福壽兄弟奉命之後。各人暗藏應手的利器。叩別登程。那沿途之上。邱大福
便向他二弟說道。壽弟。咱們感承黃杜二祖爺苦心培植。方有今日這般樣兒。咱倆也
應想個方法。酬報他二老的深恩。問心方說得過去咧。邱大壽道。福哥。俺也是這般獸

想。但是咱倆至今，仍歸依傍師門。未曾獨身在外幹事。雖心想酬報師恩。然而應當如何。方算得酬報。並使人衆看着奇特呢。彼二者學業甫成。卽思酬報師恩。總算不會忘本。但此項酬報與尋常送禮不同。如何酬報。輕重得體。已覺不易。若酬報而使人衆觀之奇。則則益加艱難矣。邱大福道。如你所說。已覺艱難。然俺觀之。却極容易。祇問咱們有無酬

報師恩的誠意罷了。若說到事實。此時正是報恩的很大機會。咱們若不能應機行動。此後也不必再說什麼酬報師恩。因爲祇知空談。而不知實行。那又何必多說咧。邱大壽聽了這番話。早已聽得兩眼發怔。不知他老兄的話意所在。迨他說畢。方接問道。福兄。你說現在有酬恩的機會。這句話俺聽着。不甚明白。邱大福便冷笑了兩聲。復又問道。杜爺要咱倆出來辦正事呀。邱大壽便將奉命等事說出。邱大福直搖腦袋道。不止如此。你還細細想想吧。邱大壽道。可是要咱們閱歷世情的。邱大福點頭道。照呀。何必要咱們閱歷咧。再說咱們閱歷深淺。與他有何好處咧。邱大壽一時却又回答不出。邱大福便笑着接說道。老弟。你究竟有些兒心粗啦。須知黃杜二爺。這次要咱倆出門去的。並無別意。就是要咱倆專心閱歷世情。那委派的兩樁事兒。都是可急可緩。並不怎

樣緊要的。他何以要咱倆閱歷世情。就是要咱倆做出一兩樁驚天動地事兒。給人談起來。都說是出在他等門下。他也就更覺光輝了。士爲知己者死。咱們正好趁此。做出幾樁奇怪的事兒。使人可說得上一個好字。傳到他處。他就自覺狠榮耀。狠高興。你想吧。這不是咱倆報恩的機會嗎。邱大壽聽說。這纔恍然大悟。復怪他老人家常說。十年閱歷。強於十年讀書。如此說來。那江湖上俠義之事。倒是咱們應幹的事業了。此時方纔明白呀。斯除惡獸之下文。自此他倆對於世道人情之中。又增加許多感想。並於社會上種種事務。不分鉅細。都非常留心。一路無語。曉行夜宿。這日已趕到趙家莊。剛纔落店休息。忽聽門外一片哭聲。打從門前經過。那一種悲慘的聲浪。真可使人聽着鼻酸。此時店中主僕人等。聽了這一陣哭聲。都覺有些侷促不安。好像都與那片哭聲。確有密切的關係。邱大福對此也極留心。迨那哭聲遠颺。他便向店夥詢問原故。那店夥潘二順子。就將惡獸害人等事。略說了幾句。並說方纔那狂號痛哭的人。乃是本莊一個住民。姓方名。叫輔賢。他家事業。汽可小康。夫妻二人。均在五旬左右。膝下祇有一兒。名喚全寶。現纔

入冠聰慧不羣。那方輔賢另有兩房寡嫂。都靠方全寶一身傳宗接代的。不料方全寶出外閒遊。三晝三夜不曾歸家。舉家猜疑不定。就怕被那二獸所害。八方打聽。杳無下落。今晨果有劉九官兒親眼見他被惡獸拖去。方輔賢等舉家往尋。果見方全寶全身衫褲。遺擲路旁。骸骨却不知去向。那片哭聲。正是他全家哭回家去咧。接着又將二獸作惡等事。紛說了一番。邱大福等聽着。便相對歎感。半晌邱大壽方問道。你等這村莊的人民也很少。怎地這兩個惡獸也捉拿不住嗎。潘二順子歎道。這話可真難說啦。然以吾之目光觀之。何嘗難說。乃村市中居民。無奮鬥力。與團結力。耳。苟使羣衆一心合力。前往雖龍潭虎穴。亦易搗毀。而除其惡。彼二獸奚足患哉。或謂彼作者而寫二獸凶惡難伏。正爲邱氏兄弟顯揚技能。此亦一原因也。那兩個惡獸却着實厲害。年前咱們因受他糟塌得不耐煩。曾經聚了百數十人。搨鋤荷鏟。共往捉拿。足鬧了十多天。與那兩獸也大戰了多次。最後不曾傷着他一根毛。同夥却傷了四五個大漢。此等聚合何異兒戲。彼獸固屬凶惡。然人爲萬物之靈。即不傷彼。又何致自傷其自傷者。真無異酒囊飯袋矣。常言說得好聽。打也來。罵也來。拚命送死。誰也不來的。自此就無一人敢去探望了。邱大福道。倘有人去。你等可有人領路咧。潘二順子道。可是你二位想去嗎。哎呀。俺勸二位大爺。還是留着尊

體發財吧。何必白白的送掉。倘有三長兩短。誰也不能抵償。若說酬謝。那更加沒有希望。二位大爺可莫動氣。如爺們就是銅頭鐵臂。也不易戰勝那二獸的。眼見着白送進他等嘴巴裏。未免太不合算啦。此一番話確是良言。如潘二順子者。心地總算忠厚矣。但邱大福搖

頭道。這些利害。生死不與你等全莊人民相干。打死二獸。並不要你等酬勞。白送掉性命。也不要你等辦理後事。祇要一兩個胆大的漢子。引咱們一條道兒。別的事兒。你等

就不必多管了。如真不放心。咱們何妨寫下字據來。這該可以相信啦。不求爵報而甘陷危險。此正是俠義之士

之行爲。然則邱氏兄弟究何所圖。耶無他。此即前文所言欲建奇功爲黃杜以贖耀炫耳。潘二順子聽說。將信將疑。總覺邱氏兄弟舉動太傻。不是彼傻乃爾之目光見不到耳。後被邱氏兄弟逼着尋人引導。他遂轉告本店老闆譚德生。以及全村

的老年人等。大衆也覺邱氏兄弟年少好名。或者想乘此顯露頭角。便紛往譚家飯店裏勸他中止。無奈邱氏兄弟越聽人說二獸凶惡。他倆越發要前往嘗試。最後邱大壽說動真氣。他說就是全莊之中。無人敢去引導。他倆也得進行的。大衆見他倆立意堅決。就在前番冒險的人衆之內。推舉出兩個胆大漢子。一名張四疙疸。一名王大發。向

前引路。當晚全村人衆。得知此信。也有暗笑邱氏兄弟不自力量的。也有代他二人搜一把冷汗。但因他倆爲地方除害。一箇一箇都歌頌贊揚。於是推舉兩位鄉紳。一名秦恆。一名汪瑞。並同譚德生三人。備辦一桌上等酒菜。給邱氏兄弟助威。座中各以謹慎小心。叮嚀囑咐。張四疙疸與王大發。也同在座中。那一場熱鬧。直到夜靜更闌。方散。次日午後。邱大福兄弟。整理一番。各自携帶許多乾糧。以及應手的武器。並互相勸誡道。這乃是咱們第一次出馬的事兒。昨夜又承受全莊的人衆。那番厚待。此去倘若鬧不出頭緒來。那真無顏再回莊了。迨日色西沉之際。張王二人。便向前引導。出莊之後。直向西行。約計走了十多里路程。遙見迎面突出一座山峯。那山勢雖不巍峨。形狀却很凶險。一片怪石重疊。忽起忽落。山麓烏濃濃的一帶樹林。荒墳古墓。亂如星點。夕陽反照。愈顯得陰氣扑人。遠聽林中怪鳥爭鳴。發聲亦極悲慘。對此景况。那胆量小弱的人們。已覺不寒而慄了。何況尙有怪獸深藏其中。無怪秦恆等多不願他前往。張王二人一見將進山下。便止步不前。復指說道。就是這個所在。那山麓尙有兩座古廟。祇因發

現惡獸。早已斷絕香火。說不定此時已被惡獸佔作窩巢。那兩座古廟。房屋均很寬大。可以休息。二位今可單身前去。恕不奉陪了。邱氏兄弟聽說。都暗自竊笑。便一一應允。順路前行。詎知纔到那古廟之側。天色業已深暗。一彎新月。高掛林中。此時並未攜帶燈火。山路崎嶇。又不能明辨。祇好暫在廟中休息。黑夜之下。什麼也分辨不清。他倆枯坐廟中。靜窺動靜。一宵已過。那裏有什麼惡獸影兒。惟聽荒野中的狐鼠。與四壁蚤聲爭鳴。偶聽一兩聲怪鳥夜啼。形如鬼叫。這也算不得是稀奇之事。次晨他倆又喫些乾糧。登山遊覽。入晚仍歸廟中。如此混過兩天。也不見惡獸的形狀。他倆又計議了一會兒。却不便空手回去。全村都說有惡獸食人。今他等不曾尋得。恐人疑他並未入山。反鬧出一場笑話。那不是白吃辛苦嗎。他倆計議決定再尋找一天。真無動靜。祇好回莊。再作計較。主意打定。二人散步遊巡。須知他倆既尋了兩晝兩夜。精神都覺有些兒困倦。這日天色陰暗。將近午時。邱氏兄弟正向山後走去。猛聽大吼一聲。如天崩地裂。從他倆身後奔來。他倆也大喫一驚。急轉身看去。欲知所見者。究是何物。且待次回再續。

第七十五回

黑毛熊牝牡同隕命 白面郎兄弟慶重生

話說邱氏兄弟突聞怪吼一聲。已料定必是那惡獸出現。那日陰雲密布。天時雖將近午。天色却黯若黃昏。加着那一聲怪吼之後。陰慘慘的又接着刮起一陣怪風。烏濃濃的黑雲。越發堆高得渾厚。頓時天地變色。草木不春。就是胆大如他兄弟二人。此時不困不由的也覺毛髮一根一根豎起來。有些不寒而慄。彼此便停止前進。都轉身回看。邱大福道。壽弟。那箇頑意兒出來了。咱倆都要准備些咧。邱大壽道。不妨事。你將家伙抽出來得啦。二人忙抽出應手的寶刀。按這兩件利器。那邱大福所使的叫做純鋼軋鐵刀。邱大壽所使的叫做紅毛八寶刀。這件乃是紅毛國貢品。前件乃是百練純鋼利器。都是杜府世傳之寶。可以斬鋼成醬。削鐵如泥的希世利器。杜橫魯因愛他倆的品質。非凡技術出眾。特地每人贈此一柄利器。雖是留作紀念之物。却也有助他立功勦業。以及誅奸殺賊之意。

突於此人獸交戰之緊急關頭各自生命繫於俄頃之際。轟地拋却正文而大談其不關緊要之贈刀一事。或譏作者有江郎才盡之病。以致取材之間失於輕重。實則不然。要知彼斤斤於寶刀之上。反覆寫之不厭其繁。此正是斬獸立功之伏線。彼兄弟倘無此寶刀為助。其能否戰勝此獸。尙不可知。今得此二寶。即為一方除害。此雖彼兄弟之功。然亦寶刀為之重要更。

甚於彼兄弟矣。謂予不信請閱下文。

邱氏兄弟各得此寶。這番乃是初次試用。二人順手抽出來。驀地寒光

一閃。就覺突有一陣冷氣逼人。攔在手中。却頗覺合用。說也奇怪。他倆自抽出這兩柄

寶刀。那胆量也不覺的雄壯起來。不似初時有些兒畏縮了。接說他倆顛起脚跟。

形容年少

身小之狀。僅此數字。已入木三分矣。

前後左右。又四顧了一番。並不會見什麼影響。道俺都很覺奇怪。二人

又忖度了一會兒。分明聽着怪吼了一聲。不似平常牛馬嘶鳴。怎地又不見動靜。豈是

咱倆心疑胆怯。故而發現這等亂象。然而怪聲傳諸空谷。絕不會二人同有此感印的。

彼此正胡思亂想之際。忽然呼的一聲。恍見一團黑影兒。形大如牛。身靈如猿。至東冲

來。彷彿一座鐵塔。從他倆頭頂之上。直衝向西奔去。他倆見來勢凶猛。都低頭略一縮

頸。又覺那個怪物的爪兒。直抓他倆頭頂。幸喜他倆都縮得敏捷。祇覺冷冰冰的痲辣

了一陣。如鋼刀利刃似的毛茸爪兒。輕輕在他倆頭頂上一撓。並含帶着一股血腥

氣味。飛騰而過。他倆頓時兩眼昏花。頭腦一暈。險些栽倒。當時一陣怪風。隨從那惡獸

掃過。飛砂走石。又亂了一番。他倆頭頂之上。猛經他這一撓。當時並不覺得有什麼苦

痛。直待那惡獸突然衝過。他倆便略一定神。立穩脚跟。伸手都向頭頂上一摸。各人的頭巾。都被他抓去。再接着一摸。忽撓下一叢亂髮。鮮血斑斑。已染得手指作赤紅色。他倆都暗喫一驚。相對發了一會兒怔。道：這等惡獸。真是非凡的怪物了。咱倆尙未辨明他等真形。祇此衝過一下子。已被他鬧得焦頭爛額。倘若與他對壘交鋒。那豈是他的對手嗎。此時愈寫二獸凶惡而最後勝利愈顯邱氏兄弟技術神奇欲擒故縱亦非揚二獸之凶乃揚福壽之勇耳彼此默忖了許久。頓覺有些焦心。又久。邱大福忽蹀脚說道：既然到此。那有退後之理。果真咱們要死在他等爪下。那也是前世注定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男子漢大丈夫。不經過幾番凶險。又怎能立功勳業。咧。邱大壽點頭道：俺也是這般着想。如今事已決定。是死是活。咱們總得尋他個水落石出。若不見紅黑點兒。咱們是不丢手的。祇是咱們既經過這一次打擊。彼此隨時注意些就得啦。他倆既打定主意。精神頓然一振。胆量也漸覺雄壯起來。凡事必先抱定主義或進或退亦可自作主張不致盲從更不至顛倒紊亂所謂主義者即吾人辦事之指南針也得之雖不必勝亦難失敗如邱氏兄弟一時奮勇欲立奇功初遇獸即大受打擊最後若不抱定祇進不退主義而其精神必早渙散胆魄亦因破裂顛倒紊亂手足必因此失措更何能顧及事業哉各自又將頂上之血痕拭拭乾淨。再向西行。他倆這時也不

知饑餓。並無暇再往那古廟中尋探。一直便向前行。也不管什麼道路廣狹。祇見那一片荒草。七歪八倒。若似那個惡獸。經過此境。衰草之上。依稀還尋找出些惡獸的爪痕。他倆一口氣的工夫。追蹤前進了十餘里路。仍然不見有惡獸的影兒。他倆此時也

覺有些納悶。復抬頭瞭望。祇見路前約隔一里路以外。蔓草叢生。高約尋丈。那草幹雖

枯不見青。却剛挺直勁。被山風搖拽得點頭播腦。瑟瑟不住。價作響聲。他所鋪開的地

面。廣袤約三四里。好像是一片蘆洲。邱大福曾聽黃杜二老。閑談那鄉野間青紗帳的

故事。他却旋進旋想。道這却很像一片白羅帳啦。想得頗有理由。信口言定之名。亦極清雅貼切。足見彼兄弟二人不僅精于武工。而且精于文

事。想這山中。乃人跡罕到之處。那江湖暴客。必不在此存身。或者那些奇禽怪獸。出沒

其中。也說不定的。甘謂說不定。實則確已大定之矣。此固是必然之事。但如彼二年未及冠之少年。竟能如此。忖度總算聰明出衆者也。邱大壽也接說道。福

哥。你想得真不差錯。俺看那兩個怪物。必定在這白羅帳裏。打行臺咧。措詞極新。穎耐人尋味。善詞令者苟

不善者則頗增厭而亦關係智恐也咱們前進。倒是要注意些兒。邱大福也向他笑了幾笑。二人閒談時際。

業已走近那白羅帳前。邱大壽剛要尋一條進路。猛聽深草之間。呼呼價喘了兩聲。邱

大壽驟然聽着。不禁的就倒抽了一口冷氣。悄聲呼道。福哥。現在此地咧。這可真被咱們尋着了。邱大福急逞着氣。將腰幹伸了幾伸。

即此四字已形容彼兄弟尋找之勞寫得至精極細矣

接踵窺探。果見

那呼聲之處。發現出一個龐然大物。身長八尺。狀若豬形。惟兩耳尖小。一張嘴巴如狼。四爪長如利刃。尾長如狐。身肥淺矮。周身黑毛。長披約三四寸許。光澤似漆。兩眼如鈴。却緊閉着。如已熟睡。故而呼作聲。邱大福一看大喜。悄向邱大壽道。就是這個怪物。你可認識麼。邱大壽便催促老兄。復說道。咱倆早些防備要緊。二人便拿定武器。正想劈頭斫去。冷不防從那惡獸身後。猛跳出一個同樣的惡獸。呼的聲音直向邱大福撲來。邱大福一時祇注意前者。又因前者業已熟睡。故未防備。迨那後者直撲到身邊。邱大福已無法抵抗。勉強舉刀迎斫。無奈那惡獸扑力過猛。邱大福便倒退一步。此時脚跟不會站定。頓覺小腿幹兒一軟。突被惡獸冲栽一個筋斗。未及翻身。那惡獸已壓在他的身上。好像泰山壓頂一般。直壓在他的身上。雖武工精美如邱大福。這時被個石磨盤兒。押在身上。真鬧得他英雄無用武之地。加着那個惡獸。却祇知食人。不知通達人。

性的。倘若這時他噴起一口先傷一處不生死的不死所在。那不似纔出門的新嫁娘。還未下喜轎。新郎已壽終正寢。似這般苦惱。又向誰說得出口呀。這等景况。邱大福這時尙不自覺。倒是累着邱大壽。真有輕不能重。重不得。進不能退。退不得之苦。本是自告奮勇而除不能除而本身將受其害。斯大苦矣。本欲斬獸而爲人衆除害。今彼兄弟共對二獸而不能實行。斯大苦矣。或謂其何以輕不得重不得。進不得退不得。那要知彼野性惡獸。尙不令其發威。或可求安脫險。今如邱大福既陷彼肘腋之下。若旁觀者不加猛進。或可苟安。此亦是難保之事。若其猛進。自益加被陷者之危險。豈非進不得而退不得乎。此時有地裂。也可以攢得進去了。幸喜

那前者尙在酣睡之中。否則又加危險。恐這時邱氏兄弟都死於非命。也不可知的。由是躊躇既久。他兄弟二人。一個被壓于肘腋之下。一個軟囚於虎狼之側。都鬧得不知怎樣纔好。說也奇怪。那壓住邱大福的惡獸。若在平日。他早已大咀大嚼。惟這日他如貓兒戲弄老鼠的一般。忽想盤他個爛熟。再過饞癮。於是既不發威。又不動怒。祇觀定邱大福開心。此時邱大福。雖然是視死如歸。却仍未斷萬一脫險的希望。一人伏於那惡獸的胯下。始而閉目裝死。繼而靜窺動機。於是他的右手。已狠命的捉住寶刀。復因人獸界的言語不通。他便向邱大壽說道。壽弟。你不必驚慌。急應注意那個未醒的邱

大壽雖聽他的老兄。這般說法。但見他已被那惡獸壓在身下。好像泰山蓋頂的一般。

絲毫不能自動。怎不心急如裂呢。命係如裂。又將何如此時。邱大福之生命繫於俄頃。而邱大壽之生命繫於俄頃。閱者急須求得結果。作者則有意不使其結果真使閱者迭聲叫苦不已。此

作者真是惡作劇也。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忽聽着一聲怒吼。那壓伏邱大福身上的惡獸不知何故。他狂吼一聲。直冲向前去。頓覺一陣黑風。忽將砂石捲起。隨之而走。恰巧那惡獸身側。曾樹着有四五株松柏。蒼虬古勁。高可參天。此時邱大福見那獸怒吼而奔。眼見這個沉睡的惡獸。必定驚醒。因此他倆身處之境。越加危險。也顧不得什麼飛砂走石。急一躍起身。向着邱大壽大喊道。壽弟速起。隨俺走罷。他說聲纔已。便突的一聲。早已一個箭步。飛身上樹。邱大壽見他老兄如此。他也接足而登。兄弟二人。剛纔攀定樹枝。那酣睡的惡獸。業已驚醒。好像已知有人前來暗殺似的。他便雙目圓睜。光芒四射。凶燄灼灼。恍如一對火球。接着四顧。又狂吼幾聲。彷彿直呼他那個同伴。又久見無應者。這惡獸急得往來盤旋。忽而如驩伏。忽而如人立。四顧倉皇。已覺有人暗匿在他等身側。周身黑毛豎起。如虎發威。若是平常人們。在他左右。就是看着那般凶惡狀況。已

嚇得魄散魂飛了。慢說與他對戰。那更不易。如此雙方相對許久。不料那枝頭展動。忽被惡獸一眼瞧見。他便兩眼着樹頭。猛的將兩隻前爪豎起。立若如人。直向林上扒來。無奈那樹幹甚高。他一時仰攀。復在四圍繞行幾轉。又使前爪力撼其樹。未幾。那樹幹已覺有些動搖。邱氏兄弟同在樹上大駭道。倘若這樹被他撼倒。咱倆必又受他所困了。復想這一場危險。早遲總得要冲上前去。與其待他先來。不如搶先下手。主意拿定了。無奈邱大福手中的寶刀。業已失去。此何時事作者當此事前並未述及利器失去究竟如何而失去其苟使聰明者閱之明白然吾已早知但此時吾殊不願說明耳祇有邱大壽手中的一柄紅毛八寶刀。邱大福要想索來一用。又怕他老弟失了護符。還使他老弟奮勇當前。却又不願他的老弟冒險。他正為難之際。邱大壽却已揣知其意了。於是也不作聲。轉看惡獸一聳身。想直扑上來。他便乘這個機位。將全身精力。運到兩臂之上。雙手抱住寶刀。狠命的向惡獸腦袋上直劈而下。祇聽狂吼一聲。那惡獸已栽倒在地。當邱大壽砍獸之時。雙腳將樹枝一蹬。仍抱着寶刀而下。惡獸栽倒。他也與獸滾做一團。邱大福一見這般形狀。大嚷不好。他一時情急智生。隨手折斷一根松

枝奮身接躍而下。此時惡獸腦袋已被邱大壽砍成兩半。腦漿迸裂。血流如注。四脚朝天。仰跌在草茵之上。雙眼瞪張着血盆似的嘴巴大張。祇呼呼出氣。那寶刀仍夾在獸頭分裂之中。邱大壽雙手還抱着刀柄。跌臥在那惡獸身上。最危險的邱大壽的腦袋。近貼在那獸的下頰。距不盈寸。倘那獸將腦袋低垂。略一合吻。邱大壽早變做無頭鬼了。邱大福初伏於惡獸腹下。邱大壽又伏於惡獸腹上。同此危險。生命同在呼吸之間。卒使大功告成。安然無恙。此邱兄弟之技能。而使其不死。耶抑先人佑護而不死。耶此作者並不一斷語。全在閱者見仁見智。而判斷耳。然以余觀之。臨危不亂。即是技能也。那惡獸的前爪。恰巧緊抱着邱大壽兩肩。就使邱大壽要想脫身。恐怕

一時也掙扎不起。邱大福近前一看。便大喫一驚。接喊了兩聲壽弟。不聽答應。越加有些心慌。若想抽他手中的寶刀。又怕惡獸尚有餘氣。祇要前爪略一使勁。或一合吻。邱大壽就更加危險了。倘若束手旁觀。這事也終非了局。一時躊躇不決。好像比他伏在那惡獸身下。更覺難受些。於是站在一旁。默默發怔。未久。忽見邱大壽已有喘氣之聲。他方自覺心落些兒。急從旁悄問道。壽弟。你可能縮轉身麼。連次問了幾聲。邱大壽方點頭說道。兩爪非常厲害。你可有法制住嗎。邱大福聽說。他也顧得什麼危險。便一奮

身上前。兩手提緊惡獸的前爪。狠命一分。乘那惡獸猛不提防之際。邱大壽急一縱身。跳出重圍。再說那惡獸的腦袋。雖已開劈。却未曾死絕。他兩爪被邱大福捉住。狠命一分。尙狠命的掙扎了兩下。他的全身雖不能躍起。那四爪仍向空中直撓。邱大福一見他老弟出危。便急催邱大壽。將他所折的樹枝兒。狠命向惡獸喉中戳下。那樹枝所折之處。却也非常鋒利。當直戳上去。仍聽他嗷嗷的兩聲。周身向下一躍。足有三四尺高。幸喜邱氏兄弟的腕力強健。此時又用盡平身之力。方強制得住。迨他那直躍了兩躍之後。接着吁吁價不住出氣。半晌。四爪低垂。再也不少動了。邱氏兄弟一見惡獸業已死透。彼此方纔心安。二人都覺有些兒疲倦。復將寶刀抽出。他倆就在大樹之下休息了一會兒。於何大功可以告功。突然則尙有一獸。究往何處去。耶邱大福所持之純鋼軋鐵刀。又失。若是處耶能否合浦還珠。此事皆應一結束也。果若是則此案雖結而仍未澈底結束也。邱大壽忽想奔走之惡獸。急問他老兄。如何脫險。邱大福便約略說了一遍。原來邱大福一時不慎。被那惡獸壓在身底。比時他的腦袋。正枕在惡獸的胯下。全身壓在壘石之間。使英雄無用武之地。打量是百死沒有一生了。幸喜他的神智尙清。再轉面一看。恰好碰

着惡獸的陽具。翹然直豎。好像鐵杵一般。他一時想入非非。便伸手前去舞弄。巧施一種手淫之法。對付惡獸。

此真是妙想天開。邱大福真善於誘敵而作者思想亦尖刻矣。

誰知惡獸被他舞弄得骨軟筋酥。也

忘却了他的仇敵了。當此緊要關頭。邱大福復抽出純鐵軋鐵刀。對準惡獸的小腹。拚命直刺進去。加之他的手腕靈敏老辣。直待惡獸怒吼飛遁時。那二尺餘的寶刀。全形送進他的腹內。故而惡獸疼痛難忍。也不及反噬。很命就向前路沖去。這一股性兒。直沖去有三里之遙。方纔栽倒。那把純鋼軋鐵刀。仍舊深藏在他的腹內。迨邱氏兄弟。將後來的惡獸收拾停當。那個惡獸。早已嗚呼尙鑿了。

邱大福若不略使小技。殊難化險爲夷。彼惡獸若不貪戀肉慾之愉快。殊不易傷及性命。

可見淫欲乃殺人之利刃。也不僅人類如此。即獸類亦如此。作者寫之。洵醒人不少。

邱大壽聽得大笑道。這必定沖死在前路。但不知距此

多遠。邱大壽仰看。見天色尙早。便偕同邱大壽。一同奔往尋找。那北地幸好多屬沙土。倘若旅行步履少重些兒。若細心察勘。道路上總可辨明足跡的。由此他兄弟二人。便順着路線。細查足跡。尋去。祇見沿途一點一滴的鮮血。散濺沙土之間。彼時尙不曾乾透。故而無須辨明足跡。順路找着血痕。也不會差錯了。如是直找到三里以外。果見許

多人正圍在那裏看熱鬧。說說笑笑。都圍作一團。邱氏兄弟看看。尙不知何事。急奔上前細看。原來正是邱大福力殺的惡獸。倒在路旁。大眾包圍着稱奇道異。都想不得這隻惡獸。是怎樣身死的。復掉臉看見邱氏兄弟。年紀約在十五六歲。都忙得周身血跡模樣。橫眉瞪眼的奔來。好像已鬧出很重要的大事。大眾見他。都很覺奇怪。他倆一見人衆。却並不驚慌。正想向前詢問惡獸的蹤跡。誰知包圍的正是惡獸。他倆這一喜非同小可。也不與衆攀談。直奔到惡獸身旁。邱大福心中所惦念。乃是那一柄寶刀。二人前往。並不說二話。邱大福復將惡獸兩腿撈開。果見那柄寶刀。仍在他的小腹之下。急伸手抽出寶刀。大眾見他倆形狀。都很覺奇怪。急圍上前。詢問原故。邱氏兄弟。便將殺獸之事。約略說明。誰知他這一番說話。反說出一場大禍來了。閱者欲知那禍事原因。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邱氏兄弟。不顧本身危險。爲一方除害。彼方人民。應當若何感戴耶。詎知尋找惡獸。生出一場禍來。豈彼方人反欲縱獸作惡耶。斯真使人大惑不解矣。

第七十六回

尋惡獸中道遇仇人 訴冤情半途逢俠士

話說邱氏兄弟方將他倆殺獸之事。向着那夥鄉人說了一番。大眾聽罷。都目瞪口呆。覷定他二人發怔。也有暗驚他倆爲天神。也有私疑他倆說假話。互相對視。皆不作一聲。其間祇有一人。年約二旬以外。身長七尺。驅幹魁梧。大頭廣額。巨目濃眉。一副紫紅色的嘴巴。比那五殿閻羅王。還覺難看。他聽邱大福那番說話。復見他自惡獸腹中。抽出那一柄寶刀。光彩閃灼。寒氣逼人。他一時看得眼熱。便將兩眼一瞪。怒向邱氏兄弟說道。哈。小朋友。你少吹些大氣罷。你可知這獸。叫做什麼名兒。邱氏兄弟。猛見他這般形狀。心中已狠感不快。再聽他說出這番話兒。已知他的來意不善。邱大福尙未作聲。邱大壽便搶着說道。咱們祇知他是害人的惡獸。今奉趙家莊全莊人民的委托。特除此害的。他倆說着。也不再與那黑漢答話。邱大福拾起寶刀。他倆復想去拖拽那個惡獸。此一拖拽。恐將惹出別種交涉。俗諺云。是非祇謂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社會若是糝雜。所以常人不願多事也。詎知那個黑漢。一奮身向前攔阻道。什麼趙家莊。錢家店。那全莊裏人民。就沒有一個是好人。復又指着惡獸說道。這乃是咱

們此地的守山狗。就將他們全莊人民。喫個乾淨。也是應該的。你倆還不能走開。應當賠償咱們的活寶。還想對咱們的寶貝拖去嗎。你倆倒有多少的能僚呀。他說話之際。那形狀非常凶惡。摩拳擦掌。好像就要與邱氏兄弟。動武似的。此時若依邱大壽的性情。就要與那黑漢。爭他一個高下勝敗。無奈邱大福老不情願。便當前攔着。仍笑着向那黑漢。詢問姓名。並婉言自叙殺獸的原故。彼漢來勢凶勇。若與惡獸相等。而不可以理喻者。今邱大福欲與婉言說理。恐不易得彼漢之諒解。也要知彼

之來意不善。而欲以善言解之。烏可得乎。

且怡然解說道。足下不必誤會。咱們兄弟二人。乃是道經此地。祇以一時動念。想援救一方的人民。並無別意。就是現今要拖拽此獸回去。也不過證明咱倆

確除此害了。至於你等與趙家莊人民。另有什麼深仇大怨。那與咱們毫不相干。咱倆也決不願管這等閒事。今你們真不許俺等。將惡獸拖去。咱倆也不必定要拖去的。好在惡獸確實已除。祇求日後不再害人。咱倆總算了却心願啦。他說罷。便拱了一拱手。又向邱大壽說道。天色不早。咱倆趕回去罷。邱大壽此時懷着一肚皮悶氣。本想發他一個痛快。無奈邱大福當頭攔住。却又不便別生枝節。祇好鼓着嘴巴。轉身跟着邱大

福走去。果能若是收場結束耶。吾恐未必如此容易也。誰知那黑漢見邱氏兄弟。這般謙遜。益疑他倆非殺獸者。必是適逢其會。他倆都想借此邀功。又想或者確是他倆所爲。也但是祇有兩臂粗力。並無驚人之技。不然他倆何若是謙讓咧。再看他手中寶刀。着實愛人。落得乘此機會。將那兩把寶刀搶刼下來。豈有送上門的禮物。拒不收納咧。想着着實不差。惜乎祇從一方面着於欺嚇。但彼若無驚人之技。又何敢深入荒山。追逐惡獸之後耶。卽此一端。已可知其非凡。衆可比古諺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若彼黑漢則昧於此矣。他的主義拿定。仍瞪着兩眼。橫阻去路道。那不行的。你既將咱們守山之寶傷了。應當照樣賠償。否則須將你倆手中的寶刀。留作抵押。方能走去的。邱大壽聽說。就要大跳起來。邱大福仍攔住說道。原來如此。足下何不早些說明咧。彼此都是混世的人。這些須小頑意兒。還夠得說留作抵押。足下真愛就拿去罷了。那黑漢聽說。尙信以爲真。便暗自竊喜道。這兩個小子。真容易上騙呀。恐怕總有一個容易上騙者。但不知此時屬於誰氏耳。他心裏想着。頓時變了一副笑臉兒。便向前說道。二位小弟弟。既然這般慷慨。俺也祇好是却之不恭啦。他說時。伸手就要來接受那兩把寶刀。邱氏兄弟都退後一步。邱大福笑道。這兩副頑意兒。留贈足下。咱兄弟倆。却很情

願的。但是頑意雖小。足下也應先賣幾手。否則咱倆雖然情願。恐怕這兩個頑意兒。他不情願咧。說時他倆已沉下臉色。擺出要用武的身式。那黑漢見這般形狀。却真鬧得欲進不能。欲退不得。逼着他就得要動手。見個高低。

此誰使其若是爲難耶。吾今爲彼設想。乃自取之耳。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卽此故也。

他猛見這般形狀。實出於意料之外。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又發了一會兒怔。方自忖度道。量他倆也沒有什麼本領。若不趁這時際。耍兩手兒給他看看。就是將這兩把寶刀。攔劫下來。他倆還叫屈不服氣咧。他想着便冷笑了兩聲道。俺也曉得你倆。不到黃河是心不死的。他說罷。便向左右一揮。大眾就讓開一個場子。那黑漢忙一搶步。就佔了上風。邱大福見他一人空手當前。便對那柄純鋼軋鐵刀。轉身交給邱大壽道。好漢。咱們空手對空拳。誰也不欺誰的。復一拱手道。就領教吧。於是二人各使了一個大開門。那黑漢便使了個餓虎扑食。直扑上前。邱大福急閃身一讓。乘勢掃進一腿。那黑漢一時站立不穩。就掃了他一個筋斗。此時引得左右觀者。不禁的哈哈狂笑如雷。直將那黑漢笑得滿臉飛油。雙眼冒火。再看邱大福雖將他放倒。却並不接步上前。揮拳打

去。祇默然站在一旁。臉不變色。氣不抽絲。專待他起身再戰。那黑漢被大眾那一陣狂笑。越發笑得惱羞成怒。急翻身起來。嚷道。這不成算的。此乃是俺一時站立不穩。自己滑跌。並不是你的本領高強。

雙方對壘此何事耶而一交手就被人掃跌猶自掩飾曰站立不穩不認失敗此真不知人世間有羞恥事矣噫

他比時雖強

作此說。那神色已與先前大不相同了。若是好漢咱們再戰三百合。方能分得勝敗。咧。真厚臉皮。吾不知其若何說得出口。吾尤覺作者此等筆墨未免太尖刻矣。

邱大福笑道。三千合也不防事。但是彼此對戰。各不留

情。今憑大眾公證。如俺邱大福兄弟。被你打死。決無一字怨言。倘若失手之處。將你打傷。那時還得請你原諒些呢。誰知他纔說出這番話來。那黑漢反不耀武揚威。再說別話。祇默默價向着邱氏兄弟發怔。

豈畏懼耶抑別有事故耶作者運筆真神鬼莫測矣

非但邱氏兄弟被他看得詫異。

就是左右人衆看着。也都不解其故。半晌。那黑漢復又問道。哈。你倆可是邱英之子嗎。邱大福益異。卽點頭應是。復又問那黑漢的姓名。那黑漢便自指說道。你不認識俺麼。俺就是宋良之子宋煥兒。你的父親現往何處去了。俺正想尋找他咧。今俺們也不必比較。彼此都是一家人。正好乘此暢叙一回啦。

此乃第三十一章事。彼宋邱二氏雖有主僕關係。而其間却有一件冤案。而累邱英。舉家遠避者。今忽遇

於此斯亦冤家路兒窄矣

邱大福猛聽他是宋良之子。忽然想到昔日之事。好像彼此尚有一段冤仇。

他父親正因此携眷遠去的。由此他就存了一個心。轉向邱大壽使了一個眼色。轉問宋煥兒笑道。既是宋爺。他是咱們的小老闆。那更外不必遠看了。宋爺你現住何處。天色不早。咱倆還得回莊去。交代一回。請你指定方向。咱們再來奉看吧。宋煥兒道。這不能。那有過門不入之理。你必定要往山居。少住幾天的。邱大福執意不肯。總說是回莊之後。再往奉看。二人爭持了半天。此時却又不能再揮拳用武。最後解決。還是宋煥兒與邱氏兄弟。一同折回趙家莊。交代殺獸的一場公案。再往宋寓。再說宋煥兒。自從他父親慘死之後。遺下那一所客店。歸他執掌。那時他纔十一歲。那裏懂得什麼生意。經呢。於是由他那遠方的舅父。劉四癩子。代爲主政。那劉四癩子。名喚劉同。本是個白蓮教的教徒。前書曾經叙明的。吃喝嫖賭。無一不能。且無一不好。平日在街市之上。流若浮萍。無人顧問的。後來得攬宋氏家產的全權。便結交張二虎魯奎等。一般痞棍。終日狂嫖惡賭。任意逍遙。不滿兩年。就將那所飯店。揮霍得一乾二淨。最後還虧蝕了二

千串錢的借債。大眾一散了場。害得宋煥兒被人控訴。幸虧四鄰八舍。各見宋煥兒年幼無知。復又各念宋良的情誼。方將那所客店充公。由各債主分配。所不足的二千串錢。就算宋煥兒負了一筆來生債。這一場公案。方算得告一段落了。如宋良之爲人能得如未必卽如此等下場。蓋宋煥兒未死尙有下文也。宋煥兒經此一番挫折。平日與他往來的人們。見他落了一條光棍。誰也不再來與他親近。卽如劉四癩子。與他雖有舅甥的關係。此時也躲得不見影兒。

世態炎涼人情險詭此之謂歟。宋煥兒眼見孟家莊已不是他的久居之所。便一奮身。離了孟家莊。八方的尋親覓友。誰知十處就有九處撲空。最後還是劉四癩子的二哥。綽號叫做劉二草包。方將他收留下來。

可見草包比較癩子尙高一籌。孰謂草包之中無好人。耶。作者寫此益有深意在焉。然後又將他送進八卦教。充當一個起碼會友。跟隨在衆夥之中。鬼混。簡單的說一句罷。那祇算得是山寨之中的

嘍囉而已。含辛茹苦。什麼甜酸苦辣的滋味兒。總算是被他嚐盡了。宋煥兒因飽受了

這一番教訓。於是立志向上。此確是一樁好事。可惜路走錯矣。決計從武藝上用功。準備自己做個老大。

可巧他無意之中。遇着了混世魔王李曜。俗諺云名師手下出好徒。如李曜者祇教出此等飯桶。便拜在李曜門下。爲受

業弟子。如此鬼混兩年。總算學會了幾手毛拳。便在登萊青一帶狹道之中。做那個剪路的買賣。誰知他的賊運當道。每一出手。真鬧了個滿載而歸。不滿兩年。居然鬼混了兩三千串錢。並且娶了一房妻室。由此就在趙家莊附境。那座荒草山之後。一所小村莊裏。居住下來。這村的市面極小。真是一處荒僻的所在。村名叫做破瓦溝。全村不滿二十戶住民。他仍以武力用事。強佔別人的一所莊院。茅屋三間。雖不甚好。但是他夫妻二人。足夠居住了。他因此處處皆恃武力稱強。並皆以武力佔勝。日久也就自看得如天神一般。彷彿普天之下。除却他的老師李曜。就沒有第二人是他對手的樣兒。此可遇着辣手矣。如彼是聰明漢子。應當乘此掩旗息鼓。不必再與邱氏兄弟相爭。未始非藏拙之道。入莊之後。果然自稱爲老大。山中無老虎。猴子亦稱王。嚇詐一般鄉愚。當然可以稱老大矣。但今遇邱氏兄弟。又將奈何耶。可憐一般鄉村漢子。誰也不曾見過大好老兒。今見他那一副賣相。已覺他是張翼德化身。尉遲恭轉世。再聽他那一套江湖秘訣。開口就念出十八般武器的名兒。越發不知他有何等利害。作者罵人罵世。真尖刻入骨矣。因此公舉他爲一方之尊。凡有什麼大小事務。都將他捧出來。抵當門戶。更有一般好動的少年。耕種之餘。閑着無事。還拜

在他的門上。爲受業弟子。越發將他尊爲一方之霸。再說他搶劫的那房妻室鄭氏。本

是一個跑碼頭的流娼。雖有三分姿色。年歲却較宋煥兒大出一十三齡。但是他老走

江湖的。謀略非常陰狠。由此窺測宋煥兒雖玩弄其色。實則被彼所玩弄而不自知也。自被宋煥兒搶劫之後。見宋煥兒的

相貌。雖然不佳。身軀確很健旺。即此一端宋煥兒已被其玩弄矣。入門之後。見他頗有幾文。性情又近於

草包。客氣客氣何必近於大可直呼草包。易於玩弄。再想本身。年老色衰。若再浪迹風塵。未必有此等結果。

落得乘此下馬。做一對長久夫妻啦。故而一心從順宋煥兒。彼此撮合之後。宋煥兒就

在前面開路。鄭氏就跟在後面調兵。一個用力。一個用心。却真混得百勝百利。有時乘

着宋煥兒出遠門時。鄭氏一時不甘寂寞。也還尋一兩個鄉村少年漢子。開心取樂。日

久宋煥兒被他制服得百說百從。就是偶爾聽着這些閑事。閑非。也不敢向他翻臉。柔能

尅剛此失德婦女所以稱爲禍水古今多少英雄豪傑皆失敗於此豈宋煥兒爲人所能脫出漩渦哉。因此宋煥兒怕老婆的盛名。也縱橫於破瓦

溝了。接說宋煥兒這日隨從邱氏兄弟。同回到趙家莊。那時譚德生。率領潘二順子。秦

恆。汪瑞。張四疙疸。王大發等。一般人衆。正在聚會焦急之際。却因邱氏兄弟三日未歸。

羣疑他倆已被惡獸所害。秦恆汪瑞二人本是忠厚長者。此時就埋怨大眾。不應送他前往。大好的二個強健少年。無端白送了性命。即使無人前來尋找。各問天良。也覺有些對他不住。大眾被秦汪二老。這一番埋怨。一時大眾的天良發現。雖未說出口來。那方寸之中。都覺有些難受。乃人之恒情而人之異於禽獸者亦即在此彼此正在相對無言。默默發怔的時候。忽見邱氏兄弟。各提着前把血刀奔來。大眾一見。喜出望外。也顧不得詢問情由。各人將他倆圍做一團。狠不能衆力一撮。將他倆撮上天去纔好。當時就在譚家飯店裏。特備一席上等酒菜。給他哥兒倆洗塵壓驚。此時閔傳全村士女。一家一家的住民。無不扶老携幼。爭先恐後。皆來仰望異人。那時譚家店三椽茅屋。險些被一般人衆擠倒。其間所被惡獸傷害的苦主。如方輔賢夫妻等衆。也都奔來。拜謝他倆報仇之功。直鬧到日光偏西。那夥人衆。尙擁擠不散。專聽他倆報告殺獸的奇聞。邱氏兄弟無已。便奮身走到街市之中。揀了一處最高的所在。他倆躍身而上。向着大眾報告了一番。那一片歡笑之聲。真如狂潮怒浪似的。飛捲而起。又過了許久。還是秦汪二老。向衆說道。邱氏

二位俠士。今爲咱們全莊除害。咱們應當表示感謝。與熱烈的歡迎。但是他二位辛苦已三晝夜了。寢食俱已廢弛。勞苦自不待說。此時應讓他二位靜心休養。好在這一兩天。決不讓他倆走去。諸位如須晤談。少緩一天半日。也來得及。何必湊在這一時之間。鬧得他倆不能靜養咧。大眾聽說。這纔紛紛散去。邱氏兄弟。復又回到譚家飯店。又將殺獸危險的狀況。與那尋覓的艱難。仔細又說了一遍。接着就要率領人衆。前往搬運那惡獸遺骸。此時張四疙疸與王大發二人。聽說兩獸皆死。他倆的胆量。便雄壯起來。當卽各告奮勇。率領莊丁二十人衆。擗鋤荷鏟。前往搬運。不多一會。果然將兩獸搬來安置一處曠野的所在。供羣衆觀看。大眾看着那般凶形。雖然是個已死的遺骸。都對着還有幾分懼怕。後經秦恆汪瑞等幾位老年人觀看。考古證今。彼此研究了兩天。方認定這兩惡獸。名叫黑毛熊。乃是產生山海關以外的惡獸。威猛不弱虎豹。並時與獅吼抗爭。乃是惡獸之中的異類。繇此全莊人民。越敬邱氏兄弟。少年神武了。再說那日。宋煥兒與邱氏兄弟偕行。他心中早存了一個不良之意。按昔日宋良之死。邱英涉及

嫌疑。他是曉得的。如今爲父報仇。尙在其次。他重要的原因。就是當場不能搶得兩把寶刀。反被邱大福踢了他一個筋斗。他一時惱恨在懷。恨不能將他兄弟二人。千刀萬剮。方消胸中之氣。加着他倆力殺二獸。總算是掃了他的面子。於是益想殺害他倆。無奈邱氏兄弟那一副身手。宋煥兒確也自知不是對敵。故聽邱大福報名之後。他轉拿出他妻室鄭氏的手腕出來。反用一副柔軟工夫。攀住他倆。然後再設法暗害。宋煥兒的初意。本是如此。詎知一同進了趙家莊。眼見邱氏兄弟那般受人歡迎。越發看得兩眼冒火。加着此時邱氏兄弟。祇顧與羣衆周旋。將他又冷在一旁。置之不顧。他對此更覺氣得心慌。直待張四疙疸等衆。將惡獸搬運進莊。那時業已天色昏暗。邱氏兄弟正領着大衆觀看。當人衆忙亂之時。邱氏兄弟一時大意。那把紅毛八寶刀。不知怎樣已落在他的手裏。宋煥兒得此寶刀。覺頓胆壯。乘邱氏兄弟未及。人衆雜亂夥中。他便舉刀向邱大福腦後砍來。祇見寒光閃處。接着哎呀一聲。忽有一人栽倒在地。大衆驟然見此。越發紛亂起來。欲知邱大福的性命如何。且待次回再續。

第七十七回

當場破敵共釋前仇 携手入都同謀異舉

話說趙家莊一般人衆。見張四痊愈王大發等。將那已死的兩隻黑毛熊搬運進莊。大衆都擁着去爭看異怪。此時如秦恆。汪瑞。譚德生。方輔賢。郁發源。潘二順子等。都早到場。邱氏兄弟。正向大衆指說那黑毛熊的厲害。羣衆聽得眉飛色舞。各自稱異道奇之際。忽一黑漢。從邱大福的身後躍起。當邱氏兄弟不會提防。他便舉刀向邱大福後腦砍下。突見寒光一閃。那刀鋒與邱大福腦後距離。近不盈寸。羣衆雖然瞧着。却已嚇得喊不出聲。當此生死呼吸間。忽一壯者。突從人叢中躍出。飛起一腿。頓將那黑漢的手腕。着實踢了一脚。接着祇聽那黑漢哎呀一聲。他手中寶刀。驚地飛出一兩丈外。那壯者不驚不忙。略一翻手。急扭住黑漢的衣襟。那黑漢尙欲掙扎逃遁。誰知如壓在五行山下的孫行者似的。那能夠隨意擺脫呢。他也自知力難勝敵。遂轉身又用柔軟工夫。扑通聲跪倒壯士面前。哀求饒命。既知如此何必當初。彼儉亦太不自量矣。當場人衆。猛見鬧出這樁意外之事。頓時人聲鼎沸。鬧做一團。邱氏兄弟急回頭觀看。見宋煥兒被一素不相識的壯士

扭住。跪倒哀求饒命。他倆又瞧了壯士幾眼。那神色之間。對於壯士很覺不滿。再說秦恆汪瑞等衆。見那壯士體格魁梧。却也是一條好漢。再低頭向那黑漢一瞧。都識他是鄰村破瓦溝的無賴宋煥。平日大衆聞風。都要走避的。今忽遇着。各自皆皺了幾皺眉頭。誰也不敢岔嘴。似此景况可知宋煥平日稱強稱霸對人作惡則不僅於破瓦溝一村矣而其平日妄自尊大亦可知矣然彼所敢如此者必有一番本領足以壓衆否則決不能伴羣衆見之畏懼也奈何今一挫於邱大福手下再挫於彼壯士手下且在廣衆之中不能掩飾烏乎彼數載英名由此一掃乾淨豈宋煥時逢厄運故而受此挫折耶然亦彼之行爲不端特受此報耳孰謂天理無黑白哉邱氏

兄弟因不知宋煥謀殺之事。反向那壯士詰問情由。正要開口時。郁發源急向那壯士問道。鄒爺。這因什麼事呀。那壯士便冷笑了兩聲。轉向郁發源說道。俺也不耐煩代說。你們就問他自己罷。宋煥兒聽說。越發急得臉色緋紅。不住價向那壯士拱手點頭急求。誰知這位壯士。偏不隨和。很命扭住他不放。邱氏兄弟聽着。都紛向宋煥兒詢問。其意還想給宋煥兒代打不平。無奈他死不爭氣。見邱氏兄弟追問得越緊。他却越覺心慌。祇低垂着腦袋。搖個不住道。該死……該死……這祇怪俺一時糊塗。瞎了眼啦。顛來倒去。祇說出這兩句話兒。邱氏兄弟聽着。越加不明白究竟。就想對那壯士發話。此

時却又不敢作聲。當場人衆，雖也有從旁看得明白的，無奈皆懾于宋煥兒的行爲，厲害誰也不敢出頭說句公話。因怕惹上閑是非，等待邱氏兄弟與那壯士去後，宋煥兒就要與他等算冤枉賬啦。但是他等眼見宋煥兒這般形狀，真算得是他出生第一次栽的筋斗。無不暗自稱快，並驚服那壯士的技能。見事不言懼，召飛禍此乃老於閱歷者穩健。主義俗諺云：閉門自掃，簷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也。然此時趙家莊人民不應持此態度。要知邱氏兄弟既能不顧生命出險入危，爲全莊奈惡獸之害，已今得手矣。故不必論，倘不得手，皆早已葬入惡獸腹中。此又問誰追償損失？彼等既若是熱心若輩，見邱等將被人暗害，正應羣起殺宋以報邱氏兄弟方算正理。否則直言宋謀，卽日後宋來復仇，犧牲生命，然對邱等總算無愧矣。今不出此諱，莫如深直可使熱心俠士心冷矣。彼此相持不決，又久。那

壯士方向衆冷笑說道：「大概他的威力不小，諸位也未免怕得太過分了。」罵得痛快俺鄒雷

幹事，就是專打不平，不怕凶惡的。諸位既不敢直說，俺就代他說了罷。接着就將宋煥兒偷搶寶刀、暗殺邱大福之事說了一遍。原來自鄒雷落郁家飯店之後，復聽邱氏兄弟奮勇殺獸一事。他雖不知邱氏兄弟是何等人物，但是他胸中早蓄了一種敬愛之心，並想在此勾留一兩天。倘若邱氏兄弟不能得手，或被惡獸所害，也還想協助一臂之力。或給邱氏兄弟報仇。後聽說邱氏兄弟居然得手而歸，他便代趙家莊居民慶幸。

益發要與邱氏兄弟攀交。

此所謂惺惺惜惺惺，亦人類中之恆情也。

當時郁發源也不知他是何等人物。當人衆

嘈雜之際，他就挽住郁發源，同去探看鬧熱。那時邱氏兄弟，尙在譚家飯店裏閒話。往

來的人，都可自由進出。瞻仰異人的丰采。邱氏兄弟，一時也無暇普遍招呼。鄒郁二人

夾在人衆之中，誰也不會注意。復見宋煥兒在邱氏兄弟背後，忽而妬嫉，忽而怒惱，忽

而摩拳擦掌，做出許多奇怪嘴臉。他人看着，並未留心。鄒雷却非常注意。

無心人難妨，有心人今如鄒雷。

之慣經大敵已爲邱氏兄弟所不及，宋煥兒鳥可望其肩背哉。此宋煥兒之所以倒灶矣。

暗中曾指宋煥兒問郁發源的姓名。郁發源一見他

指着宋煥兒，便連連搖頭悄說道：此人乃是一個無賴。如今霸佔破瓦溝，無惡不作。並

勸鄒雷不必指他，免得惹出禍事。

鄒雷聞之，應當竊笑。

鄒雷聽着，於是更加注意他的行動了。未久

當人衆紛亂，爭往觀看死獸的時候，宋煥兒已將那把紅毛八寶刀，盜取在手中。此乃

鄒雷親眼所見。本想當時發作，又怕此刀本是他物，不便作聲。但是見他鬼崇模樣，又

藏挾這把寶刀，總覺他有些起意不善。復又見他，祇在邱氏左右繞轉。那神色非常使

人懷疑。他便離開郁發源，暗自跟在宋煥兒身後。又久，果見宋煥兒舉刀謀殺邱大福。

他便怒火中燒。不可遏止。

俠義行動大出之自然也。

遂將宋煥兒反扭手下。他報告已畢。便接着說

道。俺也深知宋煥兒。乃是貴處的一個惡魔。他那無賴行爲。這兩個黑毛熊。未必較他

厲害。看他這一副嘴臉。却也與黑毛熊相似。或者他別具肺腸。來與黑毛熊報仇。也說

不定的。

鄒雷真敢罵人作者亦能描寫得出。

果然如此。他助惡害衆。可就是貴處的公敵了。今邱氏二兄弟。既

能力殺二熊。不才也可以殺此惡魔。爲貴地除害。但是邱氏二兄。冒險殺熊。是爲貴處

圖謀幸福。諸位對於邱氏二兄。亦應如何感恩報惠。方算正理。今尙未感報。反鬧出一

人。要與二熊報仇。如此對於宋煥兒的處分。應當由諸位公決。俺與邱氏二兄。都是過

客。却不便再多事了。雖然見義勇爲。乃是咱們的本性。但諸位也應給邱氏二兄設想。

誰非可寶貴的生命。誰不知趨吉避凶。俺深願諸位。勿使見義勇爲的人們冷心。纔對

得住人咧。

侃侃而談此一番話。直將趙家庄一般懦弱人民罵倒。然亦不啻是宋之催命符也。

現在人是抓在俺的手裏。生死去留。全聽

諸位吩咐罷。這一番說得大衆面紅耳赤。邱氏兄弟。此時要想發作。也不便出聲。當場

也有些血性人。怎經得鄒雷。這般冷嘲熱罵。都鬧得大跳起來。於是一片喧嚷。紛說殺

呀……殺呀……如狂濤怒浪的汹涌。嚇得宋煥兒欲走不能。欲留不得。哇呀一聲。大

哭起來。祇連呼冤枉不止。

即此一哭。宋煥兒雖可不死。然亦等於死也。大丈夫生死何懼。若是乞命。真無賴之尤也。

最後還是邱大福看得可

憐。雖然彼此皆有一段世仇。但却也有一段世誼。遂向大眾求情。轉向鄒雷拜謝厚意。

以及協助破危之惠。復要求將宋煥兒放解。當場邱氏兄弟又將與宋煥兒世仇之事。

各自說開。宋煥兒這纔知他父親確非邱良所害。

在一小段落之中。忽將其第三十一回之前案。結束作者運筆如神。敘事續結。皆天衣無縫也。

宋煥兒見鄒雷的本領。比較邱氏兄弟。更加厲害。那時他祇求活命。也決不敢再作盜

刀。與復仇等妄想。轉向大眾叩謝一番。方要轉身走去。鄒雷忽地想起。恐怕待他三人

去後。轉而遺害地方。復又將他喝住。要他當衆宣誓。並寫下字約。永世不再進趙家莊。

以及向趙家莊的人民多事。宋煥兒伏于羣虎之下。祇好一一遵從。埋頭竄去。自此而

後。那趙家莊。果然不再見宋煥兒的蹤跡。大眾由此安然度日。因此都時想到邱氏兄

弟。與鄒雷三人。感念不已。這都是些後文。暫且不表。接說大眾見宋煥兒狼狽而歸。都

覺非常快意。便合全村人民。公譙鄒雷與邱氏兄弟。以表謝忱。鄒雷當時與邱氏兄弟。

攀談起來。方知乃是一條路上的朋友。彼此談到黃泰、梁玄、通馬、騰雲等前輩英雄。以及抨擊白蓮教等事。邱氏兄弟雖因年幼。未能身歷其境。但聽他的太師爺杜橫魯時常談講。又在黃泰左右。常聽他贊揚鄒雷手足等能。耐總算是聞名已久。今日相識。不待說時更加親密了。

英雄遇好漢。好漢遇英雄。皆有同氣連枝之感。當然相逢萍水。卽莫逆於心矣。

那譚德生。雖是個鄉野商民。不常在風塵中奔走。但是開了那所飯店。往來不少行商旅客。因此他耳聞目睹。畢竟比較

一般農人。廣且長些。如他等所說的白蓮教、八卦教等。當然他皆曉得。後又說出顧鵬黃泰、朱奇、杜橫魯。以及玄門弟子等衆。那夥前輩老英雄。他一一聽着。好像都是他耳中。常聽道過的人物。並且都是他方寸之中。素所欽慕的英雄好漢。如今又聽說與他等。皆有密切關係。他就因慕生敬。因敬生愛。益發尊重鄒雷與邱氏兄弟等爲人。奸人賊子

人人得而誅之。俠士英雄。人人得而敬之。此皆是崇善厭惡之羣衆心理。亦人類之恒情。作者寫此一則閱之。然平淡無奇。爲一種通常應有之文字。實皆寓有崇善厭惡之深意在也。

自此便與郁

發源婉商。又將鄒雷迎住在他的飯店裏。與邱氏兄弟共處一室。此時趙家莊一般居民。如秦恆、汪瑞等。或因崇拜英雄。或因酬謝他等爲地方人衆除害遂好的德惠。今日

甲請午餐。明日乙請晚膳。孟酒交錯。足鬧了十天半月之久。方漸覺清淡下來。當時張四疙疸王大發二人。從旁看得眼熱。一心想從鄒等學習武藝。去浪走江湖。按張王二人。本是個既無恆產。又無恆業的兩條光棍。從幼父母雙亡。無兄無弟。生性好武。苦未得良師傅授。詢張問李的。雖學得幾手毛拳。祇可殺鷄打狗。平日却自命不凡。幸喜趙家莊的居戶。多屬良民。故他倆雖好弄拳棒。行爲確很端正。未入邪途。練武的臂力很强。作惡的胆量確極單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遷爲教子之本。正因社會風俗最易感化人心。此其橫行故宋可以作惡。張王二子既無以上所云諸痞棍爲友。而趙家莊又多安居守業之人。故張王雖欲作惡。亦不可得也。烏乎交際與居處關係大矣。後見宋煥兒那般凶惡。也會忿恨不平。無奈各知本身的技能不能勝敵。故而隱忍在心。不敢發洩。張王二子既有時屈伏宋下。然終必超宋之上矣。謂予不信。試觀將來。今睹鄒邱等這般身手。年少技高。已足崇拜了。復見邱氏兄弟。力殺二熊。更加欽敬。尤以目睹鄒雷。不費吹灰之力。竟把個凶橫如虎的宋煥兒。玩弄得如鷄犬一般。祇知哀求。不敢力抗。他越發看得心花大開。由此他魂思夢想的。總想隨從鄒雷左右。做個受業弟子。但因他倆本身。年長身大。都有些不好意思。請求左右

爲難了許久。最後仍挽托譚德生、郁發源、秦恆、汪瑞四人。給他倆代懇。要拜鄒雷爲師。並說明他倆皆無妻子等累。極願自備川資。從師遠行。雖萬里跋涉。自願執鞭。不畏勞苦。鄒雷聽說。遂竭力拒辭。總說自己年少力薄。不能爲師。無奈張王二人堅決請求。鄒雷被衆逼得無法。方將他不能收納弟子的苦衷。向衆宣告了一遍。他最大的心願未償。就是父母生死蹤跡。未曾探實。大仇未報。壯志未酬。故自己不願成家。與收納弟子。况他的恩師馬玄化。亦在雲遊四方。即使必成此事。他須先行稟明馬師。迨馬玄化點頭允許。他方敢容納。這雖不是玄門的定規。却是鄒雷的敬師虔意。彼此籌劃既久。鄒雷可允暫偕張王二人。北上一行。復由邱氏兄弟。從中斟酌辦理。目前張王二人。皆以弟子之禮。尊師鄒爺。鄒爺亦應以師徒感情。指教張王二人技術。惟不必正式行禮。俟鄒爺稟明馬師。經馬師允許之後。再補行大禮。變更稱呼。如今各稱鄒爺罷了。譚郁等聽說這等折衷辦法。都拍手贊成。各稱邱氏兄弟。處事得體。鄒雷被衆意所拘。他也不便再說別話了。如此那張王二人都喜得跳躍若狂。也不知怎樣纔好。於是各自分

頭籌備旅行的事務。閒暇之時。都隨從鄒邱等衆左右。實行那有事弟子服其勞的責

任。就對邱氏兄弟的禮貌也恭敬謹嚴。並不敢藐視他倆年幼。另眼對付的。虛懷若谷。是難能之事。

其學術豐富者。而能虛心。固屬難事。即無材無能之輩。而能虛心。亦不易得也。昔賢云。竹本虛心。是吾師。人苟得此。即可成偉大事業。絕非碌碌之徒。不覺如箭的光陰。已飛渡二

十餘日。鄒雷便問邱氏兄弟的行蹤趨向。邱大壽便切實告知。邱大福又說明他祖師

爺的厚意。此行並無什麼重大的任命。乃是暗使他倆閱歷風塵世務的。鄒雷聽說也

將實話向他倆說明。並力勸他倆。同行入都。共謀大事。接說康熙帝駕崩而後。清帝雍

正。現登大寶。一切國政。必有很大的變更。咱們乘此恢復漢業。豈不是椿千載一時的

大好機會嗎。得手固然鵬程萬里。扶搖可接。不得手。也可萬古流芳。雖死也大可瞑目

了。俺以放置父母的大仇。暫不尋報。二兄又何必空向風塵中。枉勞跋涉。咧。邱氏兄弟

聽說。心機大動。便不再作他想。決計與鄒雷携手同行。好歹的埋頭做去。再作較計。他

三人磋商既定。那時已經大衆說明。張王二人。皆從鄒雷行動。鄒雷此時也無異言。當

即招呼他倆。料理行囊什物。誰知他倆。已早備周全。專待出發了。鄒雷等衆。遂將訪友

等事。特向大眾辭行。那全莊人民。雖對鄒雷等情感益深。各都有些戀戀不忘之意。但因他等前程遠大。確有不便深留。故各張筵設席。給他三人餞行。張王二人。也有幾個知心朋友。免不得也各盡其心。接着大眾又熱鬧了三人。他等方辭別羣衆。直向京華大道而去。一路之上。曉行夜宿。瞥眼光陰。不滿半月。他等已身抵都門。曠觀城堞蜿蜒。街市廣闊。車馬雜沓。宮殿嵯峨。確是一國的首都。氣象森嚴。與各省的省會。迥不相似了。寥寥數語。即將京都景况。包括概盡。善用筆者。其點綴景物。祇須以淡筆描之。卽恍然如畫。而不必鋪張揚厲也。鄒雷雖南北奔走。歷練已深。但是這北

京城裏。乃係第一次入境。邱氏兄弟。以及張王二人。都是田野間的農人樵子。那裏見過偌大的都會。故而各人入市之後。都免不得左右前後。四方周視不已。彼此雖未現出那驚奇駭異的神色。但寸心之間。都不禁的暗自忖度道。怨不得志趣雄大的人們。都想獨剋帝業。高登大寶。咧。往古來今。也不知顛倒許多英雄豪傑。枉送的也不知多少。萬衆無辜生靈。爭此無上的榮利。享受那人世間罕見的幸福。慢說什麼三千粉黛。暮雨朝雲。就似這般宮殿車馬。也就大足以惑人了。富貴榮華。達人視之如浮雲。愚者視之如至寶。古今能大解脫者。又有幾人。今如鄒雷者。

亦一豪傑之士。然驟視京華之種種景物。猶爲所感觸。且怛怛焉爲之心動。可見視若無睹。聽若無聞之達者人。世間殊不易多見也。我佛云。惟真佛乃能大解脫。如鄒雷者。祇可爲一見義勇爲之俠士。而不得謂之達人矣。作者寫此一段確寓有人世間難解難脫之感慨。非閒文也。

彼此旋走旋想。轉眼赤日西沉。已是黃昏時候。他等正遊蕩至西河沿。那萬家燈火。已漸次上市。鄒雷忙引着大衆。尋找客飯。轉灣抹角。又走了半里之遙。方尋着一所客店。坐西朝東。乃是三間兩進的平房。石庫門面。門頭之上。橫駕一方黑底金字的扁額。上書高陞飯店四字。左右粉壁之間。分書安寓客商。仕宦行臺。八個大字。鄒雷便引着邱氏兄弟等。跨步進門。早有店夥笑迎出來。接下鄒等各人的行囊。又引着大衆直進後堂。鄒雷便命分開兩間客房。那店夥連聲應是去辦。不多一會。果將鄒等引進客堂。復又鋪床疊被。泡水送燈。忙了多時。各事完備。那店夥正笑着請問鄒等姓名。猛聽客堂外一陣喧嚷。如濤飛浪捲般。異常猛烈。鄒等都喫一驚。急詢問事故。欲知又鬧出什麼風波。且待次回再續。

第七十八回

搜飯店嚇詐綢緞商

探宮闈戲盜珊瑚樹

話說鄒雷等正與高陞飯店的店夥閒話。猛聽客堂前一片喧嚷。如潮飛浪捲般。湧湧而來。大眾都暗喫一驚。那全福長貴兩個店夥當頭搶出房門。探看事故。張四疙疸與王大發二人接步就要出房。此時鄒雷因張王二人的名兒。太不雅緻。曾給他倆改過一名張勇。一名王智。准備交際場中。通姓報名時。使人不會輕視的。人類之姓名固屬一種符號然字樣之間確有清濁雅俗區別古人命名且有合其本性取字者故名字雖是細微之事而取字能得雅俗共賞更合其本身之性情與身分良非易事所以儒者偶詢一人之名字即可辨其人格是雅是俗是純是暴而加以對待也王大發三字也不大方又如張四疙疸四字實無異於江湖盜藪中之三等囉嘍殊難登大雅之堂故鄒雷急欲令其更易新名否則鄒邱皆與張同夥亦必因之而受人輕視矣鄒雷接見他倆。同

繼店夥之後。笑着出房。急喊他倆新名說道。你倆應知這是什麼所在。外間的是非很多。你倆不可岔嘴出舌的多事。這是最要緊的。不管什麼奇事。你倆必須早些兒進來。他倆連應兩聲是字。一同出房。邱氏兄弟本也想出房。看一會兒熱鬧。後見鄒雷這般。慎行。他倆也不再出房去了。鄒雷藝能乃縱橫南北之佼佼者彼猶若是謹慎小心不願輕易顯其身手此正是閱歷深厚之故所謂江湖跑好胆量跑小者也邱氏兄弟雖閱歷較淺而聰明過人觀其聞鄒雷之言即能自行動知識亦高出張王二人若以年歲而論彼同行五人中應推張王二人最長而其知識與技能則並邱氏兄弟所不及足見世人之智慧能拙皆不可以年歲為準然張王二人

雖慳且拙。但與鄒邱等結伴。終必不致墮落。並有成材希望。此卽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故也。不多一會。張王二人果偕同進房。鄒雷接問其故。他倆一時也叙說不清。祇聽張勇說道。他等都打着京腔。說起話來。如攪算盤珠兒似的。惟見他等嘴唇皮兒。亂翻亂動。一個字也聽不明白。王智接說道。俺可聽出來幾句了。他等說什麼王府裏。昨夜發現了一件奇案。聽說還傷了兩條性命。狠失去許多珍寶呢。他等又說這幾天。暗進京城的能人很多。說是都從南方趕來的俠客。什麼興漢滅胡。要謀殺皇帝。現今皇家。以及文武官員。都已探知消息。聞已密派什麼九門提督。與順天府尹。各城都尉等衆。明查暗訪。並盤問京城內外。各家客棧飯店的行商旅客。往來行蹤。倘若回答不能明白。就得抓去砍頭。店主夥們。還要辦個容留匪徒之罪。他等都說這幾天之中。說不定還要亂殺多少人咧。他說話之際。眉飛色舞。好像表示他懂得京話。很覺得意的樣兒。邱氏兄弟聽着。都相對發怔。未曾作聲。那鄒雷聽說。却不住價疊皺眉頭。復又接說道。王兄。你少亂說些罷。此地乃帝王之都。誰敢進京。幹這等奇事呀。當真他們都活得不耐煩嗎。俺看那什麼王府的命案。以及失去珍寶等事。都

不會真有的。你還是不懂京話。這必定是你聽錯了。王智聽着。他如何甘心。便發急道。

鄒爺。俺這幾句話兒。也聽不明白嗎。

吾亦深知你確聽得明白。君不解鄒雷之語意奈何。

他等還在討論。都說要先

行檢查各自店中的旅客。免得臨時受累。咧。鄒爺如不相信。可以當面詢問那兩店夥。就可明白了。他說時。就要轉身出房。尋找全福長貴。這時鄒雷實在的忍耐不住了。急正色止住道。好了……好了……就算你聽說明白了。又何必捧着腦袋。送給人砍呀。王爺。你可少管些閒事罷。俺却不願聽這些話兒。咱們餓到這時。尙不曾呷口白水。倒是催着喫飯。要緊的呢。王智見鄒雷的臉色。很不好看。他也不敢接什麼。但是方寸之中。他總覺有幾分不適意。可巧全福長貴二夥。都趕進房。係請示晚飯。是喫米喫麵。鄒雷又怕張王二人。又要搗出什麼話兒。便急急忙的接說。一聲米麵兩便罷。復又催促二夥。趕着出房備辦。

今人恒言人頭不相合則不足共事。知識不相等亦不足合謀。必欲勉強合謀。其事也必發生種種出人意外之周折。大則可釀成飛來之奇禍。細則必多感種種困難。卒無良好結果。昔人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卽是知識相等之利益。今觀鄒雷之與張王二人。卽可知雙方感受困苦。皆因此也。

未久。米麵酒菜並陳。大眾胡亂用了一頓。這日彼此皆因風塵勞苦。故天時纔近二鼓。各人皆解衣安寢。王智因見鄒雷

那一番舉動。他好像受了天大冤屈的樣兒。悶在心頭。總覺有些怏怏不樂。直腸人每因誤解一事而悶之心終身不釋此雖彼拙而不靈然亦處事認真之所至斯亦王智之特長處也直待鄒雷不在面前。他就向邱大福。暗使了一個眼

色。復將邱大福。邀到他的住房之中。詢問鄒雷不認真有此事的原故。邱大福稍向王智笑道。王兄。你這性情也太爽直了。你須知京城的所在。祇說王法。不說公理的。你今對咱們說話。就是錯了。也沒有什麼妨害。但是這都會之區。人類極雜。倘被一二個官家偵探聽着。什麼王府出了命案。什麼南方俠客。要殺皇帝。什麼保漢滅胡。他劈頭就問你如何曉得的。並指定你不是好人。報告官府。那時咱們還想活命麼。恐怕全身都生長的是嘴巴。也洗刷不清。再說鄒爺的本領高強。他也祇能保全他本身。現在這皇帝脚下。戒備森嚴。他就是鬧天宮的齊天大聖。最後還敗在二郎神的神狗口中。逃不出南天門咧。這四境兵馬萬千。咱們可能逃得脫嗎。常言說得好聽。人心隔肚皮。你莫說左右沒有外人。空隙來風。隔牆有耳。大路上說話。還須防草窩裏人聽。卽如店夥全福長貴等。安兒不是官府的暗探。且而他等都是生長京城裏的小混混。一切詭詐行

爲當然是無一不精。貪功求榮。謀財奪利之心。誰人沒有。倘他的靈機一動。即使不是官家暗探。臨時去飛報一番。他等都可以升官發財。咱們都喫罪不起啦。你想鄒爺他定說真無其事。不是爲大家好嗎。王智一聽。這纔明白。不禁的臉紅了一陣。轉向邱大福悄悄說道。俺險些又錯怪人了。怨不得他再四叮嚀。要俺與張四哥少說話咧。俺祇知北京城裏。皇帝所住的地方。必定是官馬大路。誰知是灣灣曲曲。有這些道道兒咧。惟其是官府奢孝之區。始爲魑魅魍魎之鬼域。作者寫此。殊有莫大之感慨也。俺自今日起。再也不敢多管閒事。多說閒話了。知過卽改。此王智所處也。邱大福又勸誡一番。他方安心而寢。一宵已過。赤日當牕。鄒雷正起身盥沐。默

想這樁事兒的來由。又想這必是那一般前輩老英雄。乘着雍正臨朝問政的機會。特來冒險暗殺的。但是他們現住何所。又須想個什麼妙法。方能與他等接頭。究竟他等共來多少人。所來的又是那幾位。是分是合的進行。那種謀劃。咱們也應先探明白。方好協助。否則咱們各行各事。也應大衆會議一番。斟酌辦理。不然大衆走錯了道路。犧牲幾條人命。本不算事。倘若將大事鬧壞。那可不值得啦。他正沉思默想之際。又聽室

外喧嚷了一番。果見一個官長。年約三旬以外。翎頂輝煌。懷抱着一支令箭。率領四十名武衛。自稱奉九門提督之命。專來巡查行商旅客。一箇一箇的弓上弦。刀出鞘。雄赳赳。氣昂昂。橫眉瞪眼。直覘定一般商客。如視仇人樣兒。真是那些未走遠路的客商人等。眼見那夥這般凶相。都嚇得魄散魂飛。險些要哭出聲來。哀求饒命。專制帝王之下一般哀小民如喪家之犬。失羣之雁。任其魚肉。若等走狗。又何嘗將民衆視爲人類哉。物極必反。此羣衆革命之所由來也。吾以爲革命舉動。初非羣衆樂爲之也。乃一般帝王與官吏有意激成之耳。那官長率領武衛。見一般客商。這等懦弱。他便越發做出虎豹樣兒。順着客房。大抄搜檢。開箱破篋。鬧了個馬倒人翻。若見什麼金錢珠寶。都順手抓向自己的衣袋中。儘量擽去。客商等雖親眼看着。都是敢怨而不敢言。順氣吞聲。白白的看着他等拿去。復又搜檢到鄰雷隔壁的客房之中。那住客乃是自南京北上的綢緞客人。隨身攜帶的綾羅綢緞。尙未曾賣出。那些武衛進房搜檢了一會兒。搜得現銀。不滿百兩。眼見那些五顏六色的綾羅綢緞。又不便順手拿。去。大眾都搜得眼光發花。却又捨不得拋擲不要。他等圍在房中。躊躇了半晌。忽一武衛。搜出來一把裁紙刀兒。接着又搜出一把鋼剪。這都是綢緞

客商。必須的用品。也是民家應備之物。誰知被那長官搜着。就借此翻臉。指說這等皆是殺人的凶器。你既是良好商民。就不應攜帶此等違禁物品。懷刃入都。必定謀爲不軌了。頓時掃了那客商兩記耳光。就要緝進衙門。指做謀亂要犯。古諺云重刑之下何求而無辭。又宋秦檜而以十二道金牌謀殺岳鵬舉最後之罪。祇莫須有三字。足證帝制專制之萬惡如虎如狼矣。後經同居的客商。以及店夥。再四哀求。復由高陞飯店的主人高宏才。從中調解。若神若鬼。半好半歹的。直勸那綢緞客商。自認倒霉。全將那些價值五百餘金的綢緞。全數充公。給那些如虎似狼的武官。一手携去。並幫着說許多好話。什麼開恩恕罪。險些各將嘴唇皮兒說破。這纔將那場天大的禍事。和平了結。高宏才從旁。還攬着個天大般人情。此時鄒雷等衆。無不瞋得眼珠兒冒火。鼻孔中生烟。若在他處。誰都想舉起二鼓播。此乃一種諧後語格。亦是俏皮話中之一種。又名編脚。撒前文之義。確有滑稽興味。古諺有云二鼓播。極今將極字隱住其義。卽重在極字。所謂誰都想舉極之義也。給他個細吹細。亦是諧後語。古諺有云細以細打一言也。無奈鄒雷此來。志在遠大。不願在這等些小事中。動手動脚。妨碍那遠大的進行。所以他從衆看着。雖然氣得頭昏腦脹。祇好學做個噤口寒蟬。又怕邱氏兄弟。血性方剛。擺弄那殺熊的

手段便疊向他倆。暗施了幾個眼色。幸喜邱氏兄弟都解其意。皆如袖手旁觀。再說張勇王智二人。早已看得憤懣不平。想打他一場落花流水。復見鄒邱等人。都無動靜。王智又曾受鄒雷那一番教訓。都覺這樁事兒。想必很重大的。他等今不動手。必非無因。

咱們也不必別生枝節了。

聰明得很。可見人非木石。受得一次教訓。即知留心注意矣。雖然鄒雷亦非常人也。苟使張勇王智蠢然如豕。鄒必不能偕其同行矣。

故而也

靜立一旁。不作聲響。那箇武官。自那糾纏結束之後。頓時將些綢緞。先行搬存在那高陞飯店的賑房裏面。復又率兵領卒。接着檢查客房。未久。就查到鄒等住房。那時鄒雷見風勢不妙。早抽出一些閒空兒。暗將他等隨携的武器。暗藏在他等所睡的火炕之中。復將火門閉着。誰也猜想不到。北地氣寒。冬多睡土炕。山海關以外。民間無論富貴賤。皆有此物。秋冬之際。即燒燃之。民衆非此不慣。小戶人家。因燃粉耗費舉家。則共臥一炕。雖母子翁媳。父女兄妹。叔嫂等衆。皆共臥於長枕大被之中矣。京津一帶用者較少。清初都門之通常。飯店仍多用土炕。今惟小戶住家。僅見之矣。那武官率衆。查到他等房裏。初見他等行囊凋蔽。衣飾素樸。都覺有些厭憎。檢查之際。誰也打不起精神。接着又向鄒雷及邱氏兄弟等。問了幾句來因去果。聽說是來訪親探友。如爲噉飯之謀。那武官等衆。照例又向張勇王智等。瞋了幾眼。察顏觀色。却很像是個尋找飯碗兒的大

家見無油水可沾。也就糕糕糊糊價混過去啦。

此所謂官家之例行公事也。此時帝王之命乃使若等捕敵防仇美其名曰破奸除惡若輩則恃此劫財

搶物烏乎公事公辦果如是乎

鄒雷見若等去後。都暗自笑得肚皮痛。於是安心居住下來。當晚閒坐無

事。邱氏兄弟見無外人在他等左右。祇有他同行五人。邱大福談到日間之事。仍覺憤懣不平。反詢鄒雷道。鄒爺。你也是個血性男兒。怎麼眼見這等不平事。尙能隱忍得住。咧。鄒雷冷笑了兩聲。又向門牕之外。搜尋了一番。方仍入座。悄然說道。你們可知這是什麼地方。邱大福點頭道。俺也知是皇帝居住的所在。兵馬衆多。不易出手的。但是這等恃強凌弱的事兒。未免太看不上眼了。鄒雷又冷笑了兩聲道。你們年輕的小弟弟。那能看得到底呀。惟其是帝皇居住的所在。方敢任他等胡作非爲。咧。要知那皇帝。就是社會上一個萬惡東西。什麼傷害命衆的事兒。不是在皇帝腳下發現的。若無他專制在上。誰又敢橫行於下。咧。所以皇帝居住的京城之中。就是作奸作惡的淵藪。那些盜賊化身的貪官污吏。誰不如蛆似蠅般。在這一箇毛炕裏攢臙逐臭呀。如此看來。這些須小事兒。算得什麼稀奇。你等不必少見多怪。如那白晝裏強奸。大路邊殺人。比這

凶很百倍的事兒。多得緊咧。

此一段說話真是針針見血。字字刻骨。在今日言之。已是老生之常談。然彼時言之。實爲革命之先覺也。

大眾聽說都氣

得白眼直翻。箇箇都是擔拳擦掌。好像都要把那皇帝。打個爛死似的。邱大壽道。鄒爺。

你既然深知這些情狀。又何必奔來討嘔。那許多閒氣。俺看咱們不來便罷。既來就得

做他幾樁驚天動地的事來。方不姑負辛苦這一踰。生死算得什麼。二十年後。咱們又

見面了。

斬鋼截鐵
痛快淋漓

鄒雷便伸出一個大拇指兒笑道。好漢子……老弟臺。你等不必心急。

咱們既然同來。總得要幹一二樁事兒的。所以俺攔住你等不必多管閒事。就是想留

着精神。喫大餅子。莫要因小失大。那可不上算了。諸位安心靜養幾天。有機會的時節。

俺自然要通知的。你們捺着性兒。等候着看罷。大眾聽着。這纔定心。但是邱大壽乃生

成是個火暴性兒。不聽這番說話。尙覺安些。今忽得着這等消息。反要尋根覓抵。纔覺

痛快。否則好像提起他一樁心事。越發有些起坐不甯。鄒雷便再四勸道。如今你這般

性急。那就不是做大事的漢子啦。咱們做大事的人們。無論如何進行。那時前絕對的

要守口如瓶。至親如父母。夫妻兄弟兒女等。都不能先時通知的。這事須得諸位原諒。

些。俺這時所謀之事。固然不便與你等說明。就是你等所謀之事。俺也希望你等。也不必向俺說明。祇要彼此走的一條道路。大家沒有妨害。臨時彼此再斟酌進行的辦法。那就免得走漏風聲。反把事兒鬧壞了。邱大壽聽說。也不便再問究竟。祇好悶在心裏。大家靜聽下文。自從彼此再不提起這等說話。一宵易過。次日。鄒雷便邀大眾。出外閒逛。彼此都是初次進京的人。好像劉姥姥初進大觀園。無論看着什麼頑意兒。都覺有些兒奇怪。尤以王智張勇二人。眼看那些五光十色。好像他的眼光。都有些發花。每天遊蕩得。也不自知饑飽冷熱。甚至一長天不曾喫喝。也不自覺怎樣難受的。要知這遊玩之間。祇有張王二人。無他顧慮。邱氏兄弟。都很注意那些官府衙門。以及王侯居住的所在。各處往來大小路徑。鄒雷注意的尚不止此。他最留心的是皇宮御殿。其外尚有一樁最緊要之事。就是他的那些同夥中人。其如前輩的英雄。同班的豪傑。尤重要的就是玄門師弟等衆。今在他的心想之中。當這正好大活動的時機。他等總得要秘密趕進京的。所以他終日就在大街小市。各處胡同裏面。搖來擺去。總想撞見幾個。

彼此都好得個幫手。同謀大事。那就方便得多。誰知北京乃是帝皇之都。廣袤約計百里。街市閎闊。人民繁雜。就是那些老京遊子。平常尋朋覓友。也很感困難。何況他乃是個初次進城的鄉下老兒。東處一撞。西處一碰。好像大海裏撈針。直尋找五六天。也不見一個熟臉兒。倒是那城市中的大小路境。都被他等逛得爛熟了。更有那宮闈禁內。以及官府衙門。鬧出許多見神見鬼等事。一時街談巷議。鬧了個風雨滿城。什九都說的是俠客行踪。甚麼竊寶。留書。探宮。窺府等事。鄒雷等聽着。越發覺得心癢難撓。彷彿熱鍋底上的螞蟻一般。一呼吸的時間。也忍耐不住。一日。時方入夜。他的心血來潮。坐臥不定。直彼大眾睡靜。他便急換了夜行衣服。攜帶寶刀。人不知。鬼不覺的飛步上屋。直向內城宮院中奔去。不多一會。已越進宮牆。從那月暗星稀之下。借着些微天光。祇見那些瓊樓玉宇。桂殿蘭宮。高入凌霄。那一片珠光寶氣。雖在天光昏暗之中。也覺得琳瑯燦爛。奇光異彩。有些兒擾眼。鄒雷正奮身前進。剛纔越過坤甯宮。正向後進。忽見眼前一條黑影兒。閃身飛過。好像手中還携帶着一個很大的物件。鄒雷一見很驚奇。

便扔却一切心事。直向那黑影追去。誰知那黑影跳躍如蟻。飛走得異常靈捷。繞出宮闈。那黑影忽然不見了。再聽宮闈之中。已轉四鼓。鄒雷又怕天明。不便回店。於是轉身回店。潛入臥房。那天街的巡邏。已轉五更了。鄒雷進房之後。非常納悶。正想解衣登榻。猛見邱大壽笑嘻嘻的。提進一個盒兒。足有三尺來高。一尺半方闊。盒的外身純是杏黃素緞製成。鄒雷一見大驚。欲知他問出什麼話來。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鄒雷仇視帝王。恨入骨髓。彼不僅具有滿漢華夷種族之觀念。實有打倒帝王。推翻專政之思想。苟若在於今日。亦何嘗不是一革命之健兒哉。如是。以論鄒雷。非通常俠客所可比擬矣。

江湖廿四俠 第七十八回

第七十九回 百尺樓二童遇二叟 九頭鳥一彈換一刀

話說鄒雷趕回高陞飯店。正要解衣就寢。忽見邱大壽笑嘻嘻的跟進房來。周身也是夜行衣服。手中還提着個三尺來高的木匣兒。那匣之四圍黏貼着杏黃素緞。非常精製。鄒雷一眼瞥見。正是他在宮闈中追逐的那個黑影兒。不禁大喫一驚。再看邱大壽將那黃緞匣兒安置桌上。雙手要去打開。轉臉笑向鄒雷說道。鄒爺。你看這個頑意兒。纔好耍子。鄒雷並不待他打開。劈手奪住向坑頭一擡。復取被褥緊緊的將他蓋好。此時他的臉色很不好看。邱大壽兩眼覷定他發怔。也不知他驚慌些什麼。見他那般形狀。却又不敢詢問。邱大壽一副天真爛漫神情。作者並未少加點染。字樣祇以平筆寫之。已躍然紙上。作者之正氣壓人。使彼敬服。於前故而恐懼於後耳。鄒雷將那匣兒收藏安定。復推牕向外。瞧了幾眼。方將聰榻關閉好了。纔喘了一口氣道。老弟臺。你這頑得太不成話了。俺還懷疑是什麼好漢。原來就是你呀。邱大壽猛聽他頭一句話兒。頓時漲得臉色緋紅。何必臉紅。此必疑鄒責其不應作賊也。此真真誤解鄒發怨言者。尚不止於此也。尚未及答話。鄒雷又接說道。老弟。你不必臉紅。俺並未怨你做賊。那劫富濟貧。乃是咱

們的本分。算不得是丟人敗類的事兒。須知你這個亂子。闖得太大了。一旦被人破案。咱們自己尚有辦法。連累此地的高老閻。並拖着。他傾家破產。害死他一家人。那豈不冤枉。說得若是凶險。益見其案情重。大以偏筆而寫正事。愈覺精神。邱大壽聽了這番話。愈加摸不着頭腦。但是已嚇得肉跳心驚。也不知闖出什麼彌天大禍。一時禁不住。也有些發急道。鄒爺。你怎麼辦咧。俺今夜再送還去吧。此確是孺子之見識。真使人閱之彌驚而彌覺好笑。鄒雷冷笑道。這那能全如你的心願。好了。你怎麼想出這着棋。快快約略的說幾句。咱們好想個救全主意兒。邱大壽被他鬧得頭腦昏花。六神無主。就如他所經過的事兒。也不知從那一句說起。躊躇了一會兒。方將他經歷之事。略說了一番。原來這日夕陽西上。時近黃昏。他兄弟二人。正在街頭上閒逛。此時逛得有些兒厭倦。恰從那百尺樓的茶館經過。他倆便搖上茶樓。隨意要了一壺香片。又買了兩包鹽水花生仁兒。借此歇腳。誰知那午後的茶市已散。一所五開間的敞樓。祇有兩個年約四旬的土老兒。對坐着品茗。好不寂寞。幸喜他倆也不是好繁華的少年。落得趁此清靜一會兒。二人方喝了一口水。祇聽那鄰座兩個土老兒。談今說古。

着實的快樂。他倆閑着無事。不因不由就聽那二人大念閒經。

此種名詞不知出於何項佛典。信手拈來皆成妙諦。作者

真西方之曼倩也。

祇聽那黑髯者道。鄭二兄。你這幾天的買賣如何呢。那麻臉者連連搖頭道。錢

九爺。你再也不要說起了。平日咱們那個小飯店。托你老的宏福。總算得不差不說往

來客商。每天總有三五箇進去。就是各等號的坐莊客。就有一二十號打連環。錢九笑

道。這也是你二老闆的交遊四海。不然。誰家屋簷下。都有道門。怎麼都尋到你名利棧

咧。鄭二搖頭道。承九爺的誇獎。如今俺可砸在這個上面了。錢九驚問何故。

客棧老闆正貴交遊所謂

生意興隆通四海也何得受交遊之累吾亦欲窮其故矣

鄭二又喝了兩口茶。抽了一筒烟。方亮了兩聲嗓子道。這幾天

成親王府出的悽慘事。你可曉得嗎。錢九道。誰不曉得呀。後又悄聲說道。有人說萬歲

爺想謀那瑞王妃。被成親王以大禮壓住。不曾遂願。一時懷恨在心。就派人去行刺。誰

知一時鬧錯了。可巧王府裏的廚子。與那周家的乾娘。貓親狗熱之際。就被那刺客一

刀。送上斷頭臺。做刎頭的鴛鴦去啦。

此一篇稀奇古怪之名詞。不知作者從何種古書冷典搜得來。者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作者之一顆玲瓏心。想是八竅。

一說是秀王妃與瑞王妃爭寵。鬧出來的禍事。一說就是秀王妃與那個光祿寺大夫

有染。被那位廚子娘娘唐氏買了個刺客動手。聽說那一對斷頭鴛鴦中就有秀王妃一箇咧。鄭二道俺還聽說不是什麼光祿寺大夫。乃是小王爺與秀王妃呢。

皇皇王府之中藏污納垢

更牽及一國之帝王烏乎皇宮御苑之中更不知有許多鳥獸也

這都是皇宮御苑中事。咱們小百姓誰也不敢捧着腦袋妄

談。但是自鬧出這一樁奇案。早傳了個風雨滿城。一時九門提督密派出五城兵馬司官捧着大令。各率武衛四十名。八方搜拿刺客。誰知這一下子。那些武官一箇箇都大接財神爺。枉死城中。也不知道加了多少冤煞鬼。錢九又問道。這又是什麼原故呀。鄭二嘆了一口氣道。別家不說。祇說咱們那所小店兒呢。年前這位陝西佬。姓章單名一個導字。別號建人。夫婦二人帶着許多古董。進京來混世。那位章爺乃是個榜下知縣。不遠千里。爬進百二重秦關。夫妻二人進京來。就靠着販賣古董過活。他倆初進京的時節。一馬就沖進俺那小店裏。承他厚意。說是在陝西省城西安府動身之時。就有朋友向他說到俺的小店。並將俺鄭茂庭捧到二十四天之上。

古諺云三十三天所謂第三十三重者即是大羅天乃玉帝所居之處至高無上之極頂也今鄭茂庭被推而升至三十四重直超玉帝頂上高不可攀矣吾恐雖齊天大聖視之亦當搖首而喚奈何也

錢九笑道。這也是你老闆的人緣

足啦。想俺錢玉堂在金銀行裏，也混了兩三代。漫說遠到西安府，沒有人知。就是近在
這北京城內外，誰的眼裏有俺老九呢？鄭二道、九爺少開頑笑吧。就算你老這般說。大
元寶、小鏢兒，祇向府上抬進去。俺今因爲這些兒熱鬧，可就一把一把的大錢，向外送
啦。復接着歎了兩聲道：咱們再書歸正傳吧。那章爺自進小店之後，買賣上倒也混得
過去。兩年以內，却着實掬得幾文。他有一棵珊瑚樹，乃是傳家之寶。雖然那珊瑚枝兒，
必非什麼希罕物件，但他乃是七世相傳下來的，比較尋常不同。據他所說，每年可以
按時發芽開花，結果落葉的。此說吾殊不敢相信，但是舊社會中人物，本無所謂科學常識，可以若是云云也。本想攜帶進京，特闖一條
門路，賺他個一本萬利。赫赫公侯將相之門，大門八字開，而公然賂賄，無異狗穴狐巢，斯亦專制萬惡之一種明證也。後想希圖一時榮華，而撮
却世傳的珍寶，太不合算。况藉此而謀進身之塔，就是日後想做好人，也洗刷不淨這
狗苟蠅營的污點了。他想到這裏，便拿定主意，決意祇做古董買賣，不再他想。他那一
個傳家之寶，祇陳列在案頭，供給顧客賞玩。後來曾有一位大老官，准備兩萬金，向他
購買。他仍是一推乾淨道：這個玩意兒，却不是銀錢，可能買去的。那人聽說，更加歡喜。

特派個親信朋友來向章爺婉商。他說祇要章爺允許割愛。兩萬金仍舊照收。其外若要什麼榮華富貴。都能在眼前辦到的。好大口氣。此必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之大好老者也。章爺大不滿意。當時就

向來者搶白了一頓。那人冷笑兩聲告辭而去。自此就不曾再見那人的影兒。冷笑兩聲。其聲中已

含有若干之風刀霜劍矣。復又打聽那位大老官。誰知就是如今天字第二號的成親王。怪不得他敢

拉這大的海口咧。此時俺會埋怨他。不應拿着琉璃球兒。去向鐵彈丸對砸。最後總得

要砸出一樁事兒的。畢竟是飯店老闆其眼光確與章氏不同。尖且利也。俺轉勸他。將那傳家之寶收藏起來。倘有人

詢問。就說已小賊兒們偷去。免得再惹是非啦。他不相信。接着又念出一篇大學之

道。說什麼光天化日之下。皇皇宇宙。浩浩乾坤。這天子脚下。豈能這樣無法無天。當真

的沒有天理王法嗎。天理那說得上所謂王法者。要知即害在此。為大奸大惡作護符矣。俺見他那口中的王法很利害。也不敢

再與他強辯。此番也是活該有事。那九門提督差派的武官。查到咱們那小店裏。好像

神差鬼使的一般。劈頭就查到他的房裏。並且第一眼就覷定那珊瑚樹。咬定嘴巴。說

是成親王府裏的御賜之物。不管三三三十二。他不容章氏夫婦爭辯。就將他倆綑綁

起來。並那標珊瑚樹。還有許多零星古董。一擄而去。那時俺見種種形狀。真是氣得兩眼發花。要想打抱不平。又沒有那般大的腦袋。但是俺看那位章爺。着實是個朋友。却

又不能見死不救。八方闖洞尋人。足花了一兩萬金。方將他夫婦二人救全活命。皇皇九門

提督之武官何異關外之馬賊。捕人待贖又何異於綁票哉。他夫婦雖皆出險。那兩年所蓄的銀錢衣服。以及零星古董。都

一掃而空。九爺。你想罷。他將心血換來的銀錢。這般送盡。如何甘心。故次日夜間。他夫婦不知怎樣斟酌商量。彼此都要了一套懸樑自盡的把戲。迨俺曉得。他倆都冰澈骨了。身後是一無所有。又六親無靠。俺祇好自認倒霉。除尋找他等同鄉以外。俺足足賠却紋銀三百兩。險些還背了個私通匪類的罪名。這就是俺好朋友的下場。九爺。你想罷。這怎不教人心冷呢。錢九道。你也不能這般想的好歹。旁邊看的人們。眼珠兒都不曾瞎。大眾皆曉得你鄭二老闆。是個朋友。你還不合算嗎。買賣人開口即是合算不合算三句不離老本行。乃是他們等生意經實則此等行俠好義之事。若云合算不合算。則失却事之本真矣。然而若等無此知識。亦不足責也。倒是那標珊瑚樹。不知又流到誰人手裏。鄭二說道。八成已送進成親王府裏去了。聽說九門提督張國祥。因送這一件寶貝。早晚就要

外放。轉授廣東總督。

卞氏無罪懷璧其罪章導世傳其寶而夫婦亡身且累及好友張國祥奪之而欲升官此又何說理與人情果應如是乎此無他實帝制專橫之罪過耳

二人

談談說說。街市已漸次上燈。錢九便搶着會了茶東。與鄭二並肩走去。邱氏兄弟見已是晚餐的時候。枯坐這茶樓上。也太覺無聊。便也接踵下樓。同向高陞飯店走去。沿路之上。邱大壽就很代章導夫婦不平。言語之間。痛罵九門提督張國祥。並連三帶四的把個成親王也罵得不像人樣。

此乃發諸天良真血性男兒也

邱大福因日受鄒雷的規勸。恐怕鬧出是

非來。妨碍他日的大事。於是連連價阻止他。邱大壽心中很覺不悅。便暗自忖道。那錢九與鄭二倆。青天白日在茶樓上侃侃而談。也沒有妨碍。咱們如今說兩句。就能說出

事嗎。由此轉笑他阿兄。胆量愈過愈小。剛進京混不到十天。已混得滿嘴巴的油腔滑調啦。

此不僅罵邱大福且兼罵鄒雷更罵及十丈京塵中之仕女也

他口中雖未明言。心中却很覺邱大福的行爲不對。歸寓

之後。也不作聲。直待大衆就寢。邱大壽復又忖道。他等這般胆小怕事。俺倒要鬧出一兩樁事兒來。給他等看看。主意打定。他就借故要睡在張勇王智房中。誰也不曾注意。夜闌人靜。他便更換了夜行衣服。携着紅毛八寶刀。飛身上屋。他的心意。本想直奔成

親王府。先將珊瑚樹盜來。再去對付那張國祥。懲治他一個痛快。誰知他登高四望。祇見那雲霧昏暗之中。盡是些亭臺樓閣。也分不出東南西北。那裏辦分得什麼成親王府咧。但是既已打定主意。又不甘心轉頭。便憑着他的心意。默忖道。大概那樓臺高大的所在。必是王府啦。吾鄉古諺曰。郭獸子不認識墳塋。估堆。今如邱大壽者。豈郭獸子之一類耶。一笑。他默想了一會。便埋頭直向前

飛奔。誰知他一直奔進了午朝門。還認定說是成親王府咧。穿宮越殿。入閣登樓。足足的跳躍了二小時。他方闖進坤寧宮。四望那些樓臺。累得他也不知從那一方面下脚。好不容易。由坤寧宮直穿進去。再折進側殿。見滿架琳瑯。都堆着許多珍翠玩器。天光之下。也睜不明白。他正在東張西望之際。忽聽有嘖嘖咕咕的聲音。從遠處傳來。邱大壽却被他嚇了一跳。幸喜他的身手靈活。急使了個鷓子翻身。貼近殿角。接着向上一躡身。一手扭着殿椽。兩脚扣緊殿柱。轉使了個仙猿偷桃。曲身不動。低頭看去。祇見兩個小公爺。各手提一盞八角琉璃燈。描金龍頭長柄。四圍垂着八卦黃總子。光彩奪目。當那燈光閃灼之中。祇見那兩個公爺。年歲都不滿二旬。那一副粉團團的臉兒。真能

夠吹彈得破。各人穿了一件長青褂兒。衣冠齊楚。倒很像初出考的小學生模樣。以縣所見而比喻宮中之事。可謂比喻無倫。然而極有趣味。如此方顯其渾然天真。但是他等說話的嗓音。嚶嚶如小鳥爭鳴。完全是一個

小女孩兒的腔調。並且那一副神情與模樣兒。都是與女子一般無異的。祇聽那瘦的

道。老爺子今夜駕在那一宮裏呀。胖者道。那還有別處呀。還不是雍和宮裏。清代並無所謂正宮西宮

曰雍和宮者。即西宮之名號也。西宮寶娘娘既淫且蕩。並特淫蕩。獲寵其乳名阿桃。故宮中稱其為桃花娘娘。同時東宮德娘娘性情賢淑幽靜。不善以媚事君。於是雍正帝惡之。不以喜色待德德娘娘。乳名素蓮。故宮中以蓮娘娘呼之。且指東宮曰蓮花宮。藉喻其幽靜也。俺說蓮花仙子也太不自振了。倘若少賣些力氣。老爺子還不睡

在他的懷裏亂滾嗎。那裏有桃花的天下。瘦者又問道。聽說不久還有個楊花進宮呢。

此乃成親王宮之秀。王妃原名楊貞珠。胖者道。這樁事兒怕不易辦吧。老成不肯丟手。聽說那個楊花。他在成

王府裏。顛狂飛舞。逍遙自在慣的。那能受得此地的規矩。倘若他真進來。非但桃花與蓮花。多受磨折。就是咱們那天裏夜裏。捧湯侍酒吧。還不知要添出許多事兒。瘦者笑道。那時你還不一順就上手嗎。靠你這一副臉子。還有那一個西洋貨。怕不是個高力士嗎。那胖者聽說。伸手急要搯那瘦者的嘴巴。瘦者忙着躲讓不迭。胖者接着笑道。你

少嚼些舌根。小心彰老總。又來要你捶腿肚兒。

彰老總者即當時宮中之領袖太監

伺候不好。還要捱他的

金棍咧。瘦者發氣道。說着說着。你就沒有好話了。老實說罷。大家在這裏當差使。不是

掏蚌壳。就是溜海參。什麼東洋貨。西洋貨。你不曾嚐過嗎。休得瞞我。你與小巧兒打得

火熱。爲的是什麼。

大概非掏蚌壳即溜海參也

你可記得嗎。第一次燒餅爐兒上的火大。把你已翻出

眼淚來。誰不曉得……

……胖者不待他說完。急一手把他摟抱着。好姊姊。好妹妹的。叫了

一大串兒。

此等稱呼極其古怪。然在邱大壽耳中聞之。必咄咄稱異矣。

接說道。好啦。好啦。別人與你開兩句頑笑。你就認真

嗎。那說話之際。他又是搔癢。又是親吻。又是捏那瘦者的懶筋。那瘦者方改了一個笑

臉兒。接聽那坤甯宮外。啞啞連敲了四聲金鑼。那兩個小公爺。都慌慌忙忙。價說道。天

色不早啦。老爺子五鼓就要臨朝。咱們快些兒走去罷。說時。都忙着走去了。接說邱大

壽藏在殿角之上。什麼桃花蓮花。蚌壳海參。那一番說話。早鬧得他莫名其妙。

何不云妙。而反云沙。即今日盛行之莫明其土地堂廣寒宮等之意也。以誤解。願又是俏皮話中之一種。

復聽五鼓老爺子就要臨朝。這句兒話。他很聽得明白。

不禁發急道。倘再遲誤。俺還走不出去咧。於是等待那兩個小公爺走遠。他急在坤甯

宮之側繞行了一周。尋找他那目的物。這也是天緣湊合。剛纔走到側殿之中。就一眼
聽見這個黃緞匣兒。匣頭表明有珊瑚樹三字。邱大壽一見暗喜道。這必是那個成親
王。又送到此地來了。一國帝王之家就不應另受他人
貢品耶此邱之所以孺子見識也便大展那時遷盜甲的本領。便將那全
匣直提出來。飛出殿角。一見星斗光寒。好像就要天明似的。他也顧不得什麼身後有
人。也不想再尋那個張國祥。以及接探成王府等事。一直奔進自家客寓。滿想借此笑
耍鄒雷。與他的老兄。誰知當頭就被鄒雷埋怨了一大篇話。鬧得他自己。也說不出什
麼來。鄒雷忙逼着他改換夜行衣服。此時邱大福也驚醒起來。鄒雷又將這番話。略說
了一遍。邱大福也埋怨他的老弟魯莽。彼此商量許久。祇好暫持靜守的辦法。便將那
棵珊瑚樹。嚴密收藏。直待官家追尋前來。再作辦法。如此又過了兩天。並無影響。一日。
鄒雷正與邱氏兄弟。在街市上閒逛。忽迎面沖來一人。與鄒雷恰好撞個滿臉。鄒雷掉
臉回看。便猛喫一驚。欲知此人究竟是誰。且聽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此回寫清宮穢惡。盡態極情。微妙已極。

第八十回 周秀文高陞店訪仇 邱大福百順齋結怨

話說鄒雷與邱氏兄弟正在街市上閒逛。驀地迎面直沖來一人。此時鄒雷等避讓不及。恰巧與鄒雷撞了個滿懷。鄒雷急退後一步。伸手捉住那人的膏膀。彼此凝神對看了兩眼。方看出那個來者。乃是一位年不滿三旬的女人。鄒雷瞥眼看見。似曾相識。禁不住的暗喫一驚。那人猛見鄒雷。他的神色也頓變做驚異形狀。他二人對視。各報了一個咦字。彼來者究屬誰氏歟。何以鄒雷似曾相識。既相識矣。又何不相招呼。而各作驚視。且各相對報一咦字。耶。此吾對於若等亦報一咦字矣。鄒雷扭住那個撞者。本

想教訓他幾句。各自分去。復見是個似曾相識的女人。却又不便怎樣深說了。祇得撒手轉臉走去。但是那個女人。既見鄒雷之後。彷彿忽又發現那戀戀不捨即去的樣兒。兩隻好似水蜜桃的眼珠兒。默默價覷定鄒雷發怔。就是邱氏兄弟。從旁看着。也都認不透是什麼一會事兒。又久。那女人便向鄒雷問道。你不是鄒雷嗎。鄒雷急點頭應了個是字。復轉問他的姓名。並接着說道。咱們好像曾在什麼地方。見過面的。俺一時却記不清白啦。那女人祇淡笑了兩聲。也不說出他的姓名。反轉問鄒雷的住處。並接着

說道。鄒爺大哥哥。

好個又香又甜之稱呼他人受之必骨軟筋酥大被其惑不知鄒雷聞之應作若何感想此乃極要之關鍵實有安危利鈍之所繫也

你仔細再想一

會兒。就可知俺是誰人啦。

不自說明姓名而使人猜想實來路之不正大光明可預測矣然鄒雷之如何應付此又爲吾人亟須探知也

鄒雷此時越發詫

異。默忖俺的朋友之中。婦女們很少。如黃岫雲鄧元姑等。都以肝胆照人。決不似這般

油頭滑腦。這倒是誰人呀。俺却須要留個退步。復向邱氏兄弟。暗使了一個眼色。掉臉

笑道。俺現住石駙馬胡同。一個老朋友的家裏。忽又作懊悔說道。哎呀。你今來得確實

不湊巧。一半天裏。俺就得送個朋友南去呢。就是告訴你說。也是空說了的。那女人笑

道。這真巧得狠。轉又面着邱氏兄弟。勾了一眼。連聲笑問道。這兩位哥兒貴姓大名。

是親熱甜蜜未知邱氏兄弟能中其計否若無鄒雷在側或不能免今則未必入其圈套也

如能賞臉。咱們一道兒閒逛去。大家樂他一天。豈

不好嗎。邱大壽聽說。正向答話。忽地被邱大福瞋了一眼。邱大壽祇好不作聲。他哥兒

倆都覷定鄒雷。接次鄒雷方笑着說道。謝謝你啦。此時俺正送他倆往親眷處辭行。你

尊居何處。明天俺再抽個空兒。去請安吧。那女人的臉色沉下來。頓現不悅的神狀。冷

笑了兩聲道。那可不敢當啦。真有事兒。俺自有尋找你等的所在。老實說罷。這北京城

的圈兒雖大。咱們還怕沒有見面的機會嗎。再見吧。再見吧。說畢就略一拱手。忿忿而去。再說那北地的舊俗古樸。如燕趙齊魯晉豫秦隴等處。婦女常呼做後面人。平時不易見於閫外。若說大街之上。男女相對談話。路人都引爲奇觀。雖北京乃是帝王之都。風俗比較他處。少覺開展咧。但是這等現狀。也不易常見。故當他等說話之際。那街市上往來人等。都瞋着暗笑。還有幾個輕薄少年。從旁吹得嘴響。七言八語的說冷話兒。那女人聽着。並不覺意。此或老於風塵者。否則必顧臉面而不致若是之厚顏也。鄒雷等身受此類揶揄。却非常難受啦。

直待那女人去後。鄒等都漲得臉色緋紅。也不再說別話。鄒雷便率領邱氏兄弟走去。

邱氏兄弟也知鄒雷此時。很感不快。便不與他再說別話。鄒雷也不作聲。他三人埋頭

直冲。足走了二三里路。遠近恰巧已逛到楊梅竹斜街。又經過那百尺樓門首。淡淡一筆。將前述之

茶樓地點補實。前後相顧不見痕迹。此非作者前次疎失。蓋藉此故顯其能耳。邱大福便指明日前探聽奇聞的所在。比時那鄒雷也

很覺有些困倦。遂邀邱氏兄弟。一同登樓道。咱們再去休息一會兒吧。邱氏兄弟都表示同意。他三人登樓之後。見一般茶客。雖然不多。那品類却很高尚。並無什麼眼邪嘴

歪等好漢。他等仍歸日前的原座。三人要了一壺龍井。兩壺香片。對斟對酌之際。鄒雷總是愁眉不展。好像很有莫大的心事樣兒。邱氏兄弟此時也忍耐不住。邱大壽便搶先詢問那女人是誰。鄒雷接想了一會兒。方皺着眉頭說道。俺也很覺奇怪。此人俺確實與他相識。但一時想不起他的姓名。邱大福道。他如何又能叫出你的姓名咧。鄒雷點頭道。奇怪就在此處啦。邱大壽笑道。鄒爺莫要是你的相知豔友。秦樓楚館。咱們都當做流水行雲。誰也不會計在心窩裏。但他等將你爺當做恩客。牢牢記掛着。不忘這也是有的。此確是一種常事。然以此窺度鄒雷之行爲。則冤煞好人矣。鄒雷不事花月。想閱者已可深信也。然則彼女者。究屬何人。耶。吾此時亦入五里霧中。恐祇有作者一人明白也。鄒雷頓時正色說道。俺向來不幹這等勾當。你們年輕的人。却不過作這等猜想的。邱大福也覺他老弟這句話兒。有些冒昧。恐怕自家人。再鬧出別種意見。便從旁攔住道。這不過是揣度之詞。俺看那人也決非勾欄中的人物。倒是那人一舉一動。手脚之上。却很像是我輩中人。但看他的神情。確不是正路。或者那江湖上與咱們不同道的人們。可有……鄒雷不待他說完。便將桌兒一拍道。照呀……這必定是他了。邱氏兄弟猛見鄒雷

這般形狀。却被他嚇了一驚。接問其故。鄒雷便約略將棗兒莊周家大樓的往事說了幾句道。這必定是周秀文無疑了。復又說道。果然是他。乃是咱們的仇敵。俺都不應向他那般客氣的。原來是他彼對鄒雷之情根愛緒至今尚未斷絕。所以對鄒尚表示親密。然以余觀之。實狂在費心機。周秀文應速加覺悟也。復又想道。俺幸喜不會向他說明住址。哎呀……他今已是余太元部屬的要人。此次進京。必是別有事故。絕非前來閒逛的。他也必知咱們來京。也不是閒逛的。如此俺向他所說的那番話兒。怕他未必能夠相信。看他分手時那般形狀。並所說的那番話兒。就可明白了。今後咱們的行動。確很要留意些兒咧。彼此又閑談了一番話。方偕同回去。誰知一進大門。就見那女人與張勇說話。彷彿盤問鄒雷等行蹤似的。鄒雷一見。就要閃身避過。不料那女人眼光尖銳。掉臉早已瞧見。急轉身喊道。鄒大爺。你這可被俺尋着了。大家都是異鄉相遇的。應該更加親密些。前事誰也不必談起。又何必這般生疎咧。鄒雷猛聽了這番話。頓時漲得臉色緋紅。這時要想躲避。也來不及。且被左右人們看着。反不雅觀。祇好迎上前去道。姓周的。你也不必來此胡擾。咱們素無往來。京城裏的道兒很廣。各走

各路誰不犯誰。你何必跑來尋麻煩。你真說要算舊賬。那就聽你的便罷。隨你選個所在。俺鄒雷若不去。那就永遠不進這北京城啦。周秀文聽說確也惱羞成怒。接說道。俺倒是前來給你請安。你何必這般古怪。此等安吾覺還是不諳爲佳。必欲請此安則必致決裂而散矣。真個不認舊情。咱們再走着看吧。說時他氣忿忿的走出去了。迨他去後。那高陞飯店的老闆高宏才鬼

頭鬼腦的奔來。悄悄向鄒雷問道。鄒爺。你怎麼與他相識呀。他乃是八卦教裏的要人。現今專捐着成親王府的牌子。專在京城內外軟敲硬詐。又加上一部份勢力。益使鄒雷等不能安足矣。外號人稱九

頭鳥。你今與他這般頂撞。那是你的財氣。鄒雷笑道。高老闆你放心罷。俺自有辦法對付他的。高宏才聽着。祇皺着眉頭。搖擺腦袋。那種神情。好像表示那不相信的樣兒。鄒雷一見也很明白。便接說道。高老闆。你不必害怕。就請你將賬目結算清楚。咱們另遷一個所在。也不妨事的。高宏才聽說這話。頓時放下笑臉兒。連聲說道。這更好啦。不過要請鄒爺原諒些。咱們做這個買賣。很不容易。諸位朝南暮北。自沒有什麼害怕。咱們是靠山喫山。靠水喫水。那個客人。不是衣食父母呀。如今既鬧出這個岔兒。小店

着實有些喫罪不起。祇好大家避一避風頭。十天半月之後。仍得請大駕回來的。鄒雷也隨意應聲道。這不妨事。咱們日後再見吧。當日午後。鄒雷等五人果然遷住嘎哩胡同長泰棧。周秀文後往高陞店。專尋了兩次。又有九門提督與順天府尹等衙門裏。專派了多人。前來尋找兩次。見鄒雷遷往他所。也就暫行緩下了。但是鄒雷自奔走江湖之後。就不曾受過他人的悶氣。今被周秀文逼着遷居。總算得是他。栽了一個筋斗。因此緊記在心坎上。必須將周秀文打倒。方出得那一口悶氣。因一口悶氣而鬧出莫大烽火。不比比皆是。即此次如鄒雷之現狀。乃屬微細者。或因此擴大。亦未敢必也。於是嚴東邱氏兄弟。以及張勇王智等。不許外遊。日間互藏在一間客室之中。共談閒話。有時各在口頭上研究武藝。倒也不甚寂寞。入夜之後。鄒雷便命張王二人。留守住室。他就偕領邱氏兄弟。出外密訪周秀文的蹤跡。以及窺探宮闈。或王府公署等處的隱事。倘有入手的機會。還想做幾樁驚天動地的事來。一面警戒那些作惡萬端的帝王官吏。一面以寒那些爲虎作倀的狐狗爪牙之胆。一面使各處同夥人中。共仰他等利害。三代以下。惟患不好名者。如鄒等行動。固屬洩其胸中不平之氣。然多因求名所致也。若是所謂名者。利人歟。累人歟。質敢諸閱諸。

者他等抱定這個主意。實行了多天。並不曾探得什麼奇聞怪事。一日。夜色已闌。鄒雷方隻身出店。穿房越壁。足行過五六里之遙。剛經過一所很大的院落。好像是一處富家的住室。那屋角之下。閃出一縷燈光。照耀得赤亮。那屋中的人們。都像不曾安寢似的。遠聽人聲嘈雜。又像已鬧出什麼事的樣兒。鄒雷一時好奇心大動。便急驟一步搶前。探看明白。誰知他剛奮身向前。忽聽咪啾一聲。迎面已飛過來一粒彈丸。鄒雷急暗呼一聲不好。方閃身避過。那彈丸早飛到他的面前。幸喜鄒雷的眼尖手快。急一伸手。那顆透明雪亮鋼練的彈丸。恰接在他的掌中。舉手一看。便暗自喫驚道。……這真是冤家路兒窄咧。鄒雷何驟然說此一言。耶想閱者多較我敏慧者。閱至此必知彼所遇者爲何如人。且此人與彼必有莫大之仇恨。閱者須知此彈丸。究發於誰人之手呀。原來並非他人。正是他時刻不忘的周秀文。或問何以見得咧。此事吾亦有此懷疑者詢問也。要知他所發的那一粒彈丸。那形式與體質分兩。他曾在周家大樓裏接收過一次。所以此次他接在手中。就曉得是仇人所發。當即閃身。伏在一處高牆脚下。防他第二次的飛彈擊來。誰知等候了一會兒。並無動靜。方起身奮起。不提防一個黑影兒。

忽從他的身側閃過，當時鄒雷也不管他是張三李四，劈面就飛砍一刀，接聽哎呀一聲。那黑影兒就順身栽倒，接聽撲冬一響，好像已栽跌在那家庭院之中。頓時人聲鼎沸。那院中人等都亂做一團。有的說：跌下來了。有的說：小心些，恐怕還有餘黨。有的說：咦……還是女賊咧。有的說：哎呀……臂膀已砍傷了。祇是誰人幹的。這是他自家入搗亂呀。還時另遇着過路的俠客呀。你言他語，鬧個不清。鄒雷暗藏在屋角之上，却聽得明白。最後祇聽一口同聲，都說將他網住。靜待明天發落吧。那庭院之中的燈火，益加赤亮。那院中時來時往的人們，川流不息，都團團將那女賊圍住。鄒雷再進一步窺探，果見那被衆網獲的女賊，正是周秀文。左臂之上的衣袖，已砍了一條裂痕。血花片片，濕透襟袂。周秀文此時祇閉目俯首，不作一聲。周秀文非成親王府之要人乎，非八卦教首領，於高陞飯店中，並以九門提督與順天府尹等聲勢，而勒逼鄒雷等遷避會。幾何時，仍傷於鄒雷之手，且受他人網縛，而認爲女賊，是真大網恢恢也。此時鄒雷於無意之中，一洩他胸中之積忿。那一種愉快，自不待言。靜看了許久，見無其他什麼動靜。再看天色，業已不早，便折身回寓。邱氏兄弟，未久也回到寓中。鄒雷便將經過之事，向衆報告了一

番大衆都拍掌驚喜稱說是天網恢恢最後邱大福頓將雙眉緊皺向衆說道雖然那周秀文總算是栽在鄒爺的手下啦但是這個北京城裏恐怕咱們也住不久咧大衆聽說都莫明其故

吾亦莫明其故閱者未必能明其故作者或能明其故也

正向邱大福詢問忽見鄒雷一跳身站起來

也皺着眉頭說道你這話說得不錯天亮之後咱們就得要打搬家的主意再遲恐怕不方便咧接着他的臉色頓時就現出狠不高興的樣兒復又自言自語說道俺想咱們再改名變姓另遷一處決定以半月爲期倘若咱們所謀之事沒有辦法或是咱們希望趕來的同夥仍不見來你我祇好新闢碼頭別打主意啦大衆聽說仍不能明白他的意思祇有邱大福點頭說道俺看此地的地面確狠不小咱們祇要改變姓名另尋個避靜所在自不妨事若說離開的話兒俺覺大可不必倘若遇着可以進行的機會咱們一旦走開豈不可惜嗎再說咱們同道中人俺以爲必有幾個已到此地了地大人稠一時尋找不着也是有的咱們若再走開那不又是錯過了機會麼

邱大壽之粗暴邱大福之

精細判若天淵霄壤之別不同胞兄弟吾鄉有古諺云一龍生九子九子九不同此之謂歟

鄒雷聽說也很覺有理接說道咱們遷居之後再

作計較吧。彼此計劃已定。各自安寢。惟邱大壽悶得睡不安身。便問他的老兄。如何急須遷居之故。邱大福便向他說明。他方明白那周秀文。既與鄒雷有不解之仇。這番被傷。無論是他知否鄒雷所爲。既然被捕。倘若在公堂招供時。必將鄒雷拖累在其中。說是與他同謀合做的。那時喫他箇眼前虧。豈不是跳在黃河洗不淨嗎。原來如此若等身入鬼域之中確實不可不加防這一宵易過。次晨。鄒雷便假稱因奉某項公事。急須赴寧。催着長泰棧的老闆禦也。結賬。一切打發清楚。也不等待晨餐。便偕同衆人走去。復在前泥窪尋找了一個很小的飯店。叫做方家飯店。安息下來。鄒雷改名周興。邱大福改名張發。邱大壽改名唐順。張勇改名王有才。王智改名錢洪貴。都說是南來的茶商。特地進京收賬。那方家飯店的老闆。乃是個年近五旬的嫻婦。他母家姓李。鄰人都稱他爲李二姐。見鄒雷等並無趑趄形狀。也就含混過去了。轉眼又混過五六天。那京塵十丈之中。果然哄傳一樁奇案。說是成親王府的女鑣客。夜往張太傅府行劫。現已受傷被擒。同夥另有南來大盜鄒雷。外號霹靂子。乃玄門再傳弟子。妖尼曼因的徒孫。白眉和尚馬玄化的徒弟。聞已

在逃。官家現正懸賞緝拿。捕獲追究咧。此風傳出。鬧得風雨滿城。街談巷議。還有許多官府之家。都覺皇帝脚下。竟有此等盜賊發現。必具有驚天動地之能。翻江倒海之技。無不戒備森嚴。凡有什麼盜賊等事。都歸納在鄒雷的一人身上。由此成親王府發現的殺案。也猜說是鄒雷所爲。道路紛傳。活把個鄒雷。說得如鬧天宮的齊天大聖。鄒雷無此盛名利歎抑害歎吾人欲從正面觀之固屬大害若從反面觀之江湖之上頓增鄒雷若是盛名未始非鄒雷之利也余以爲其所差別者與周秀文同夥非同道中人所許然而識者必知誤傳也京城內外。也曾搜捕了一番。幸喜鄒雷等早已備防。未曾受他等拘獲。然而自此鄒雷假裝生病。伏睡了多天。竟不敢出房門一步。這也算得是無妄之災。一日。邱大福真悶得不耐煩。便偕同他的老弟。以及張勇王智四人。閒往一座酒樓上解悶。那酒樓叫做百順齋。乃是一所羊肉館兒。彼此正在對酌之際。忽見鄰座有五六個大漢。同圍着一個小女孩兒。鷹瞵虎視般。都向着那個女孩兒逞兇賭狠。可憐那個女孩兒。嚇得如刺蝟一般。縮作一團。邱大福看着。很覺不平。就要挺身向前。詢問其故。欲知此事究屬何爲。且待次回再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4648B

四馬路中
錦里口

上海

寰球

圖書

畫片

公司

出版

新書

電話
中央
七〇三



情愛之花

新式標點
材料豐富
體裁整齊
裝潢雅緻

情愛之花為才子佳人
警覺癡迷之寶袋
情愛之花為才子佳人
情愛之花為才子佳人
情愛之花為才子佳人
情愛之花為才子佳人
情愛之花為才子佳人
情愛之花為才子佳人

本書可以代表中國民族之氣質
（多情尚義）
（溫文爾雅）
（優美賅博）

特價辦法

分購零種六折出售
合購四種對折計算

情愛之花出版緣起

天生萬物悉基乎情
人情為萬物之靈
處斯情世界以情來我
以情往情相因觸目皆能
寄情而萬物賴以昭蘇
情不輟生相息者其惟男
循情而神生相息者其惟
飲食人生之愛存焉當此
進之時代適為吾國新舊
遞之際而關於性道德愛
諸說紛呈莫衷一是以致
頗顯觀抱無窮之憾使情
於人有生觀抱無窮之憾
人於國性此為發揮人生
養國民性起見特將古今
子名媛之戀愛名著編訂
刊印叢書之例特將古今
版以供吾青年界作警鐘
棒喝情海愛河之惡航云爾

情愛之花第一種
古今情史

王濤洲標點

精裝兩冊
一元五角

情愛之花第二種
憶語選粹

王濤洲標點

精裝一冊
定價七角

情愛之花第三種
古艷情書

情禪室主編註

精裝一冊
定價六角

情愛之花第四種
情詞

某名人原著

精裝一冊
定價四角